

通志堂經解

仁仁
1411
157





李迂仲黃實夫毛詩集解卷第三十八

臣工之什詒訓傳第二十六 周頌

臣工諸侯助祭遣於廟也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嗟嗟保介
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於皇來牟將受厥明
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命我衆人庠乃錢罍奄觀銍艾
李曰此詩乃諸侯助祭遣之於廟之樂歌也古者
天子之祭祖考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祭畢而
歸必有遣之之禮故因其遣之也則又從而勅戒
之焉孔氏曰周公成王之時諸侯以禮春來朝因
助天子之祭事畢將歸天子勅戒而遣之於廟孔

氏之意蓋謂此詩維莫之春故知其有為春來朝也烈文之詩亦諸侯助祭之詩然觀其所告之辭則曰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則告之以長守其富貴至此詩則專言農事諸侯助祭事畢將歸故不可不戒勅之滕文公問為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國之大事莫急於農天子巡守諸侯之國觀其土地開闢則賞之土地荒蕪則黜之諸侯之所以為賢否惟在於土地之或開或荒則知農功者正諸侯之急務也天子可不戒勅之乎舜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正此意也嗟嗟臣工嗟嗟戒勅諸侯之辭乃堯典之咨汝義暨和舜典之咨十

有二牧甘誓云嗟爾六事湯誓云嗟爾萬方有衆之類皆是起語之辭臣工者諸侯之臣亦如後世所謂臣僚是也鄭氏謂諸侯也又謂諸官卿大夫也鄭氏以臣工為諸侯卿大夫其說不通王氏以臣工為事君業其官其說亦與鄭氏無異至於保介則謂保民而介其君其說鑿矣鄭氏乃撫月令曰孟春天子親載耒耜措之於參保介之御間保介即車右也介者甲也車右之被甲執兵者也古者天子在右御車在中介車在左乃天子親載耒耜則以耒耜參于御保介之兩間則其保介當據鄭氏月令為說成王所以戒諸侯乃曰嗟嗟臣工嗟嗟

保介蓋惟是戒諸侯之臣特借臣工保介以爲言也諸侯之臣與於農事告之可也保介者在車之右雖天子以耒耜參于御保介之兩間而農事實無與焉故知所謂嗟嗟臣工嗟嗟保介其實戒勅諸侯故借臣工保介以爲言也爾之公事不可不致其謹王者固已錫之以成法矣其有未知者則當謀度之於王未知其意而臆決之非所謂錫也釐鄭氏以爲理王氏以爲治不如蘇氏以爲賜詩所謂釐爾圭瓚則亦是賜也維莫之春言是時春已莫矣鄭氏曰周之季春於夏爲孟春詩云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周之季春正于耜之時也農

功方興故可以趨農事若以夏之季春則農事無及矣維莫之春乃周之季春也既至其國果何求哉惟問其新畬之如何觀其土地或闢或荒也田二歲曰新三歲曰畬此則泛言治田之事也於美也皇大也於乎美哉乃后稷教民稼穡求得來牟大受其明則本於上帝故周廟至今享此豐年之福爲諸侯者其可不戒哉於皇來牟乃后稷以此教民稼穡惟后稷教民以稼穡故功勳由此而著其明則實受於上帝乃天誘其衷也故謂明昭上帝焉后稷教民稼穡而享有年之報爲成王者亦以此而戒諸侯使諸侯命我衆人序乃錢罍奄觀

銍艾庠具也釋詁文曰錢銍古田器世本云垂作
 銍宋仲子注云銍刈也蓋刈物之器也鋪說文曰
 田器也釋名曰銍穫禾鐵也說文曰銍穫禾短鎌
 也言命爾衆人具其錢鋪所以耨田而奄忽之間
 觀其刈禾也鄭氏以奄為久不如王氏以奄為忽
 蓋言其速也書曰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莊子
 亦曰耕而鹵莽之亦鹵莽而報予耘而滅裂之亦
 滅裂而報予來年變齊深其耕而熟耰之其禾繁
 以滋惟能庠乃錢鋪乃能有銍艾之望也若所謂
 總角卅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自錢鋪至銍艾宜
 若久也而乃曰奄觀銍艾蓋有其實者必享其效

如是之速也

黃曰成王即位之初諸侯以職來祭烈文言成王
 即政諸侯助祭此詩言諸侯助祭遣於廟祭畢而
 遣其歸之詩也觀成王之戒諸侯勤勤於農夫細
 民之事其意以為天以父母斯民之任畀于一人
 而予一人以父母一國之任畀于庶邦冢君其可
 不以民為念乎臣工鄭氏以為諸侯卿大夫李迂
 仲以為諸侯之臣不如蘇黃門以為羣臣百工其
 說為近曰嗟嗟臣工蓋所以嗟嘆而感發之也如
 所謂嗟我農夫嗟我兄弟嗟爾萬方有衆之類是
 也嗟爾羣臣百工爾亦當敬其所在公者乎敬爾

在公則不可以家事廢國事不可以已欲奪民欲
 為民之念不可一日忘也天子巡守諸侯之國土
 地闢田野治則有慶土地荒蕪人民凍餒則有罰
 舜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則農事者諸侯之所
 當先也嗟嗟保介者諸侯之車右也月令孟春之
 月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保介即
 車右也成王既戒羣臣百工又戒保介御事其諄
 諄不已之意無非以農事為念則成王愛民之心
 亦可想矣曰維莫之春以見民事之不可緩而惟
 恐農務之或失也曰亦又何求如何新畬以見自
 農之外無餘事也我周家以農事開國其來牟之

貽非一日矣昭上帝之命以成康年之效者此我
 家之法也爾諸侯之既至其國則當命我農夫具
 乃田器庠乃錢鎛以為深耕易耨之資而觀銍艾
 於乃亦有秋之日此皆吾民所不可緩之事而爾
 諸侯之所當盡心者也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
 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而孟子以民事不可
 緩告之然則成王之告諸侯意其在此

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也

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私
 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

李曰

左氏傳曰凡祀啓蟄而郊龍見而雩禮記月

令孟春元日祈穀于上帝仲夏之月大雩帝用盛樂祈穀實春則因民播種而以啓蟄之時而郊夏則恐旱暵為災而於龍星見之時而雩皆所以祈穀于上帝者也上帝即天也以其體而言之則謂之天以其主宰而言之則謂之帝帝之與天果其有異乎孔氏以郊為祭所感生之帝雩為總祭五帝是皆惑於六天之說者也噫嘻嗟嘆之辭也歐陽以成王即周之成王然觀噫嘻成王亦是成王業耳言周之王業既成明而且至不可復加矣惟當率時農夫播厥百穀而已百穀之種非一故總而言之謂之百穀鄭氏以農夫為主田之吏孔氏

以田農之夫非王所親率然觀大田之詩曰曾孫來止非親率而何王氏以為王親率之是矣駿發爾私終三十里周禮遂人凡治田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塗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計此萬夫之地方三十三里餘百步也夫萬夫之地一夫百畝方百步積萬夫方之是廣長各百夫以百自乘是萬也既廣長各百夫夫有百步三夫為一里則百夫為三十三里而此章言三十里舉成數而言之也亦猶詩三百五篇而謂之三百也古者耜廣五寸二耜為耦耦如論語所謂長沮桀溺耦而

耕是也一川之間有萬夫固有萬耦故曰十千維耦大發爾之私田而終三十里民之服於耕者有十千之耦服如書所謂服田力穡之服同孟子曰八家皆私百畝其中有公田私田者八家之田也穀梁曰私田穀不善則非吏公田穀不善則非民古者治平之世上下相親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此下之戴上也駿發爾私終三十里此上之愛下也為其上者惟恐私田之不熟為其民者惟恐公田之不善上下之情如此此其所以致豐年之報也自宣公初稅畝以來公田之外履畝而稅之上之人惟恐賦斂之不厚無復有意於私田則民之心

豈復有公田之心哉上下之情不能相通此治之所以有愧於古也蘇黃門曰民力盡矣所不足者惟雨耳此說可謂盡詩人之意也噫嘻之詩春夏祈穀于上帝之樂歌也是詩所言者播厥百穀但曰十千維耦其意但言民從事於田畝殊無祈穀之意以為人事於此盡矣故播厥百穀十千維耦此皆人所能為也若夫百穀順成非人之所能為天也故於此而祈穀焉詳觀此詩經有盡而意無窮可以一唱而三嘆也

黃曰此祈穀于上帝之樂章聖人重農事之始而尤謹於農功將成之時率農夫之勤而猶慮於民

力不及之地故春而農始于耜則為之祈夏而黍稷方華又為之祈以見聖人之心重農如此其不已也月令孟春元日祈穀于上帝仲夏大雩以祈穀實左傳言凡祀啓蟄而郊龍見而雩此春夏祈穀之祀也噫嘻嘆辭也嘆王業之既成治功之既著則惟當率農夫以播百穀此不可緩者也凡治田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塗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計此萬夫之地地方三十三里而特曰終三十里者蓋有餘之數不盡舉也十千維耦者蓋萬夫之耕故曰十千論語所謂長沮桀溺耦而

耕即此所謂耦也孟子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今日駿發爾私以見成王之心惟恐農夫私田之不治也穀梁曰私田穀不善則非吏公田穀不善則非民古者盛時君民相愛如父子之相親為君者則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為民者則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君之心欲先乎民民之心欲先乎君周家風俗之美可想矣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

振鷺于飛亦彼西雍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在彼無惡在此無斁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李曰二王之後夏商之後杞也宋也武王伐紂封

武庚於紂之故都以奉成湯之祀又求禹之後得東樓公封之於杞以奉夏后氏之祀其後武庚既叛成王復立帝乙之元子紂之庶兄微子於宋以奉成湯之祀書曰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作微子之命是也禮記曰武王伐紂既下車封夏后氏之後於杞封殷氏之後於宋封宋乃成王之時非武王之時也禮記之言失之矣當以書為證古之王者所以必立二王之後者以其先代之祖肇造區夏奄旬百姓非一朝一夕之故雖後世子孫不克負荷然盛德必百世祀不可以絕其祀故擇其賢者以繼其後以天子之禮樂而祀其祖

考所謂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於王家者是也書曰虞賓在位丹朱堯之子舜之賓也舜之作樂而祖考來格丹朱亦與助祭之列與諸侯以德相遜以此觀之則是丹朱亦以帝者之後而助祭也故二王之後亦助祭於周焉烈文之詩言諸侯來助祭則知二王之後皆在其中可知矣此詩特言二王之後比他諸侯其禮有加焉左傳曰宋天子之後也於周為客天子有事膳焉有喪拜焉其禮不得不加於他諸侯則其待之不得不如是故特為此詩也振鷺于飛振羣飛貌雍毛鄭皆以為澤其說簡徑王氏以為辟靡辟靡有水鷺

所集也文王作豐有辟靡矣武王作鎬又作辟靡則靡有東西矣二正之後國於杞宋其來助祭則皆自東徂西故以于彼西雍為譬詩人之意不必如此詩人但言集于西雍未嘗以西為說杞之地在陳留宋之地在睢陽雖其適周也自東徂西然詩人之意不必如是王氏又謂鷺習水善捕魚其羽潔白可用為儀夫詩取譬於鷺者特言羽毛之似也安在其為習水善捕邪王氏以我客戾止亦有斯容以為我之習禮得民有容之譬夫以習禮之得民則可以譬捕魚也三代得民可以喻捕魚乎龜山辯之詳矣杞宋二王之後來此助祭亦有

振鷺之容謂之我客者二王之後不純臣待之故謂之我客如所謂虞賓在位作賓于王家也在彼者在本國則人愛之無有怨惡其在此助祭則周人愛之無有厭斁以見二王之後所至之國皆愛之也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以見二王之後苟能盡其忠信篤敬之道則雖近而州里遠而蠻貊無適而不可行故二王之後來助祭容止可觀在國則國人愛之在周則周人愛之無適而不愛也蓋能在彼無惡在此無斁則可以有譽矣又從而勉之欲其夙夜匪懈然後德音不已也觀其所

謂以永終譽則可以見在此無斁矣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庶幾夙夜以永終譽是所謂愛人以德也成王告微子曰與國咸休永世無窮又曰俾我有周無斁亦此意也

黃曰禮記言武王伐紂既下車封夏氏之後於杞商氏之後於宋而書言成王命微子啓代商後者蓋命微子雖成王之時然命武庚以奉商祀者實在於武王得天下之初也然則此詩所謂二王之後者豈非杞與宋歟二王之後來助祭而周人樂之故托振鷺以為之譬曰振鷺于飛于彼西雍雍澤也杞之地在陳留宋之地在睢陽其遍周也自

東徂西故以西雍名之振鷺之來西雍也有毛羽之潔我客之來助祭也有容儀之美曰我客云者如所謂虞賓在位作賓于王家者是也在彼無惡見其在杞宋則國人愛之在此無斁以見其來助祭則周人愛之所謂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是也成王命微子曰俾我有周無斁信乎其無斁也周公居東東方之人欲其留西方之人欲其歸是亦在彼無惡在此無斁之意夫以二王之後其所可稱者如此而猶曰庶幾夙夜以永終譽愛之至也愛之不已則欲其譽之不已使之與國同休永世無窮而非止一時之名也吁成王待二王之後

如此其亦可以見周家忠厚之至歟

豐年秋冬報也

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為酒為醴烝畀

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

李曰鄭氏謂報者嘗也烝也蘇黃門謂秋祭四方

冬祭八蜡王氏則以謂祭上帝三說不同鄭氏以

為烝嘗者則以豐年之詩所言為酒為醴烝畀祖

妣以洽百禮故也然載芟之詩春藉而祈社稷其

詩亦曰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使其祈社稷之詩亦

曰烝畀祖妣則祈社稷豈亦祭宗廟乎若以豐年

之詩為祭宗廟則載芟之詩亦非祈社稷則鄭氏

之說不通矣至於謂秋祭四方冬祭八蜡固是報

成百穀之祭不如王氏以為祭上帝其說為長徐

安道曰祭有祈焉有報焉豐年言報上帝則祈上

帝見之矣陳少南曰噫嘻祈之於春夏豐年報之

於秋冬是一體之詩也祈曰上帝而報不言者皆

文也觀載芟良耜之詩則可見矣有載芟則有良

耜有噫嘻則有豐年則知所謂秋冬報者乃是報

上帝此王氏之說所以為長也天子一歲之間祭

天屢矣春則啓蟄而郊夏則龍見而雩秋則明堂

冬則圜丘無非所以祭天也噫嘻之詩言春夏祈

穀于上帝而以為郊為雩傳既有明文可以為證

卷廿六
至於豐年則但知秋冬之報矣若必臆度而為某祭則不可也黍說文曰禾屬而黏者曰黍稌爾雅曰稌稻郭璞曰今沛國呼稻為稌是也周禮曰牛宜稌鄭司農云稌粳也豐年多黍多稌蓋黍稌無所不熟也王氏則以為利高燥而宜寒者黍利下濕而宜暑者稌其意以為豐年之時或高燥而寒或下濕而暑無所不熟故所以為豐年職方氏謂雍冀之地高燥其穀宜黍荆揚之地下濕其穀宜稌是黍之多者以為利高燥稌之多者以為利下濕也黍稌無所不熟則以高廩藏之歐陽公以為助語是也萬億及秭毛氏以為數萬至萬曰億數

億至億曰秭黃帝算法十百為千十千為萬十萬為億十億為兆十兆為京十京為垓十垓為秭為酒為醴言我之所以為此酒醴者所以進予祖考以和洽百禮奉行其祭祀神降其福無所不徧者上帝之力也故所以報之焉皆者徧也蘇黃門曰豐年載芟皆非宗廟之詩而下曰烝畀祖妣何也以其所以能進享先祖者皆方蜡社稷之功也此說得之矣但蘇氏不當以為祭方蜡王氏以為祭上帝其說得之矣然以為社稷之詩下言降福孔皆則惟天為能地道無成以順承天而已矣則不能與於此故社稷之言不及此也此皆失之鑿也

黃曰 祭有祈焉有報焉載芟春籍田而祈社稷故
 良耜則以秋報社稷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故豐
 年則曰秋冬報也陳少南謂噫嘻祈於春夏豐年
 報於秋冬是一體之詩其說為當鄭氏謂報者嘗
 也烝也是特詩中有烝畀祖妣之文耳然載芟祈
 社稷之詩亦言烝畀祖妣以洽百禮則是亦可以
 為祭宗廟之詩乎吾以是知鄭說之不通也詳觀
 此篇之意蓋言黍稷之多倉廩之富而我得為此
 酒醴以進享於祖考以徧洽於羣神祀事所以無
 缺百禮之所以成備者皆上帝之賜也蘇黃門以
 為秋祭四方冬祭八蜡亦非詩人之意

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也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虞崇牙樹羽應田縣鼓
 鞀磬祝圉既備乃奏簫管備舉喤喤厥聲肅雍和鳴
 先祖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

李曰 班孟堅云王者未作樂之時因先王之樂以
 教化百姓說樂其俗然後改作以宣功德昔者黃
 帝作咸池顓帝作六莖帝嚳作五英堯作大章舜
 作韶禹作夏湯作濩武王作武象勺武象勺皆是
 舞也觀其舞則可以見其德也蘇黃門曰始作樂
 謂周公始成大武也張橫渠謂勺是周公七年之
 後制禮作樂時大武有所增添祖者文王也觀舜

四百十二
典夔曰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而夔遂言
作樂告神曰夏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假
則是韶樂始成而奏祖考故成王之時始作以奏
於祖考也瞽者樂官目無所見也周禮上瞽四十
人中瞽百人下瞽百六十人注瞽無目者也先王
作樂不以人之無目而廢其職如宋之師箴論語
之所謂師冕皆是無目者也既無目矣必使視瞭
者相之視瞭者凡樂事必相瞽也有瞽有瞽在周
之庭業所以飾柶為縣也植者為虞衡者為柶爾
雅云木謂之虞郭璞注云懸鍾磬之木植者名虞
虞既用木柶亦以木為之虞者立於兩端柶則橫

入於虞其柶之上加以大板其上刻為崇牙因置
五彩之羽以為飾禮記云夏后氏之龍龔虞殷之
崇牙注云橫曰龔飾之以鱗屬以大板為之謂之
業夏后氏但飾之以龍殷又於龍上刻畫之為之
崇牙至周又畫繒為翼戴以璧垂五采羽於下樹
翼於虞之角上飾彌多則所謂樹羽也應小鼓也
爾雅云大鼓謂之鼓小鼓謂之應大射禮應鞞在
建鼓東則為應應既是小鼓則田乃大鼓也明堂
位云夏后氏之鼓足殷人楹鼓周人縣鼓是周法
鼓始在懸也鞞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傍耳還自
擊是也祝如漆篥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今樂

工擊此所以小合樂也。敵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
 鉏，敵刻以木，長尺，櫟之，籟者其名也。簫大者編二
 十三管，長尺四寸，小者十六管，長尺二寸，管如笛
 形，小併而吹之，謂並吹兩管也。自業虞而下，未必
 皆非他人之為。周禮：眠瞭之職，掌大師之縣。凡樂
 事相瞽。注云：大師當縣，則為之相，謂扶上則知業
 虞而下，皆是他人為之，則有瞽者從而奏之也。奏
 之者是非止設業，設虞，簫管亦已備舉，其聲則喞
 喞而和，肅雍和鳴，而各得其所，無所奪倫也。王氏
 曰：肅雍和鳴，則其人肅雍，而其樂和鳴也。以為人
 肅雍，則上文無所屬，不當從也。惟其樂之和，則先

祖是聽，當是時也。二王之後，適至於此，故觀其成
 焉。鄭氏謂長多其成功，非也。王氏以為於作樂也
 二王之後，每來助祭，其說是也。成與簫韶九成之
 成同，成猶終也。徧更而奏焉，故謂之成。以舜之作
 樂，祖考來格，而虞賓在位，當是時，丹朱來助祭，故
 獲聞舜之韶樂。今此二王之後，來助祭，亦獲聞成
 王之樂，其意旨同。

黃曰：始作樂而合乎祖，說者以為始作樂者始成
 大武之樂也。合乎祖者，合樂而奏於文王之廟也。
 然此詩特言合乎祖而已，安知其合樂於文王之
 廟乎？予以為祭有禘，有祫，禘者諦也，禘其祖之所

自出也。禘者合也。合其先祖而祭之也。成王始作備樂以合祭於先祖之庭而歌有瞽之詩。有瞽如所謂矇瞍奏公也。周禮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六十人。如論語所謂師冕見者奏樂之工也。樂既備而奏矣。肅而敬。雍而和矣。此先祖之所以是聽也。周人之尊后稷曰尊祖而祀。文王亦曰祖至。旱麓之詩言周之先祖世脩后稷公劉之業。則所謂祖者又不必止。以后稷文王為言也。此特曰先祖是聽。烏知其止。言文王哉。其篇終曰我客戾止。永觀厥成。謂二王之後來助祭而永觀其作樂之成也。舜作樂以格祖考而亦曰虞賓在位。此亦

我客戾止之意也。鄭氏以為治功之成非也。論語言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此所謂永觀厥成者以作樂而言耳。潛季冬薦魚春獻鮪也。猗與漆沮。潛有多魚。有鱣有鮪。鱠鱠鯉鯉。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李曰：潛季冬薦魚春獻鮪之樂歌也。月令季冬乃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注云：此時魚潔美故特薦之。周禮天官庖人冬行鱻羽膳膏膾。注云：魚水涸而性定。十月初定則至季冬之時魚始肥美故特薦之也。月令季春薦鮪於寢廟。

四百七
注云進時美物天官漁人春薦王鮪則是春之時
其鮪始出故獻之也鮪如鱸其味必如鱸至春之
時始浮水而北入河西上龍門而入漆沮按河南
鞏縣東北崖上山腹有穴自春時始出故於時始
得薦之也季冬薦魚則是季冬之時衆魚皆可薦
也春薦鮪則所獻者惟鮪而已或曰獻或曰薦孔
氏云其義一也王氏則以爲薦禮薄獻禮厚不必
如此分別也猗與歎美之辭也漆沮水名岐周之
水也毛氏云潛糝也爾雅云糝謂之潛注云今之
作糝者聚積柴木於水中魚得寒入其裏藏隱因
以薄圍捕取之王氏但以爲潛藏之隱故言取之

深也鱣大魚似鱠而短鼻口在頷下無鱗肉黃大
者長二三丈鱠白鱠形狹而長鱣黃鱣魚陸璣曰
今黃頰魚似燕頭魚身頰骨黃魚之有力解飛者
鯉者額白魚也鯉者赤鯉魚也漆沮之水有魚之
多鱣也鮪也鱣也鱣也鯉也鯉也得魚之多則以
祭以祀故神助之以大福夫神之所以降福者豈
爲魚之多邪蓋其恭敬誠信奉之以物因其時而
薦之未嘗敢後此其所以天助之多福也

黃曰魚麗言萬物盛多可以告於神明矣而其詩
曰魚麗于留鱣魚麗于留鯉魚麗于留魴鱧
知魚麗之意則知潛之意矣月令季冬乃命漁師

始漁先薦寢廟周禮天官庖人冬行羸羽膳膏糒
此季冬薦魚之事也月令季春薦鮪於寢廟周禮
天官廩人春獻王鮪此春獻鮪之事也王氏謂薦
禮薄獻禮厚予以爲薦猶獻也詩人之言類多如
此而奚必若是之分別要以聖人孝於其親而不
敢忘於其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薦其時物
備其祭祀不敢自享其美而忘其先也如是則景
福之助豈在於區區之物哉成王以孝祭而神明
以心感也

雝禘大祖也

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於薦廣牡

相予肆祀假哉皇考綏予孝子宣哲維人文武維
燕及皇天克昌厥後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既右烈考
亦右文母

李曰鄭氏以爲禘大祭也大於四時而小於禘以
爲大於四時其說固是以爲小於禘則非矣禘之
祭則大於禘天子之郊有禘有禘有以爲四時之
祭諸侯之祭則有禘有四時之祭至於郊禘則非
所當講也按春秋書大事于太廟大事者必禘也
有事于太廟有事者必四時之祭也禘於太廟不
言禘而謂國之大事四時之祭則不斥其名而曰
有事言其諸侯之事也郊禘非諸侯之祭故特斥

其名以見諸侯之僭也觀此則禘大於祫可知矣
 [孔氏]以禘大祭天人共之此亦非也孔氏但見[鄭
 氏]解禮記禘祭故以為祭天又見詩言宗廟之事
 故以為祭天其說非古之制[陸淳]辨之詳矣茲不
 復云[鄭氏]又以太祖為文王然禘者乃禘其祖之
 所自出周之興自后稷而其祖則帝嚳也禘當及
 於帝嚳豈止及於文王乎[鄭氏]徒見詩之中稱文
 武故以為文王當從[王氏]以為禘帝嚳也有來雍
 雍至止肅肅言其來也則雍雍而和及其至也則
 肅肅而欽為此者誰與乃助祭之諸侯也諸侯之
 所以助祭者以天子則穆穆想夫在宗廟之中祭

祀之時容止可觀也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
 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三家之祭其祭宗
 廟果有穆穆之天子乎果有助祭之諸侯乎雖歌
 此詩何足取哉三代之時其祭祀也天子則穆穆
 諸侯則肅雍觀其容止則其心可見矣至於三家
 之祭則其心已懷僭竊之謀矣想其容止亦無復
 三代之時則徒歌其詩何所補哉天子薦進大牲
 之牲而諸侯之助祭則陳其祭祀之饌言其得四
 海之歡心如此假哉太祖也父謂之考祖亦謂之
 皇考綏其子孫使其臣則明哲其君則文武其降
 福使君臣皆賢可謂至矣既使君臣皆賢則安及

皇天無有變異焉故能昌大其後之子孫而安之
 以壽考則其福之降也至矣盡矣不可復加矣后
 君也王氏以宣哲維人為在王庭之人以文武維
 后為繼世諸侯不如蘇氏以為其君臣明哲文武
 然以為其君臣明哲文武蘇氏又以為大禘之禮
 先王之臣有與祭者故於是稱宣哲維人要之大
 祖降福於子孫既及其君又及其臣以見降福無
 所不備不必以先王之臣與祭為說然其所以降
 福者非特先祖之力先祖之配亦有力焉文母亦
 不必以為文王配也陳少南云文母不必是大姒
 文母乃文德之母也先儒則以皇考為文王烈考

為武王王氏則以皇考為武王烈考為文王皆非
 也蓋所謂皇考烈考者皆指其祖也言皇考者尊
 之之辭也言烈考者美之之辭也孔氏之說則以
 為若此祭文王則於禮當諱而經云克昌厥後者
 則此詩自是四海之人歌頌之聲本非廟中之事
 故其辭不為廟諱此言非也使當時果祭文王則
 亦不為諱雖周人以諱事神亦不如此也自三代
 以前人君皆稱其名如堯曰咨爾舜則是舜乃其
 名也而史之書舜乃曰虞舜側微盤庚亦其名也
 商書之篇名乃曰盤庚則其不諱可知矣自周以
 前未嘗諱至周之時則諱矣然周人如稱文王則

不斥曰文王曰昌如此而已書之所稱惟有道曾孫發但曰元孫某史官不敢斥其名故也若不專指其人則雖紀其字亦為無害如穆王名滿而當時亦有王孫滿襄王名鄭而當時亦為衛侯鄭魯武名敖而後世之臣有公孫敖觀此則知此詩言克昌厥後噫嘻之詩言駿發爾私昌文王之名也發武王之名也皆未嘗諱也孔子作春秋如匡王名班而春秋亦書曹伯班簡王名夷而春秋亦書晉侯夷吾皆未嘗為之諱以此見此說非也

黃曰唐陸淳嘗言禘者帝王立始祖之廟猶謂其未盡追遠尊先之義故又推尋其始祖所自出之

帝而追祀之祀於始祖之廟而遂以始祖為配然則周人所謂大祖者豈非禘帝嚳乎鄭氏蘇黃門皆以太祖為文王此徒見詩中有烈考文母之辭而不察其所以為禘之義也鄭氏謂禘大於四時而小於禘王肅馬融則謂禘小於禘予以為馬融王肅之說為當而鄭氏之說非也夫禮有郊有禘有禘有時天子兼是四者之祭而諸侯有禘無禘有時無郊春秋書有事于大廟者四時之祭也大事于大廟者禘祭也魯以六月禘周公必書禘者書其僭也所謂魯之郊禘非禮周公其衰矣吾以是知諸侯之可以禘不可以禘則禘之大於禘豈

不明哉三家者以雍徹孔子以為奚取於三家之堂蓋傷之也雖然此詩言禘太祖而特及於皇考烈考文母之事何也鄭氏蘇氏以此詩為祀文王其說固非李适仲以為父謂之考祖亦謂之皇考陳少南亦以文母不必專言大妣皆求為之說而不可得故曲為之辭也予以為禘太祖而言烈考皇考文母之事者猶言文武之功起於后稷也文武之功及於後人如此而所以致文武之功者推所自來蓋基於帝嚳姜嫄之生后稷時也此詩人不盡之意讀者試思之

載見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

載見辟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儻革有鶴休有烈光率見昭考以孝以享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祐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

李曰諸侯始見武王廟之樂歌也孔氏以為成王即政諸侯來朝於是率之以祭乎武王之廟詩人述其事而為此歌焉蘇氏則以為載見之作成王即政其事皆不得而考姑且闕之諸侯始見乎王也曰求厥章而已載始也鄭氏謂曰求厥章者求車服禮儀之文章制度非也新君即位諸侯來朝求新法度文章也非是求車服禮儀之文章制度也諸侯來朝故其所建交龍之旂則陽陽而明其

在軾之和與旂上之鈴則央央而有聲又以脩皮為轡首之革其末以金為飾有鷩然而美鷩金飾貌新君即位諸侯來朝信乎其有光大也故曰休有烈光惟新君即位因而助之見於武王之廟以致其孝享之意而助其天子之福而又戒之保其多福也王氏則以為思有道之多祐也皇有道者也鄭氏則以思使成王之多福非也思皇與思皇多士同思語辭也皇美也美哉多福之如此也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上文言思皇多祐是天子享其福也此又言諸侯受其多福光大文章之諸侯又受多福俾繼續廣大其純嘏以見君臣皆受其福

也天子得四海之歡心而受其多福諸侯奉天之意亦受其多福所謂福者果何自而來哉福者順也蓋既順則百福自來矣

黃曰孔穎達謂成王即政諸侯來朝於是率以祀武王焉蘇黃門又謂載見之作成王未即政李迂仲以為其事不可得而知姑且闕之予嘗深考此一篇之義乃知孔氏之說為有據未可輕也夫詩言載見辟王曰求厥章則是始見成王以求其法度典章也又言率見昭考以孝以享則是成王率之以祀武王其說亦明矣成王得四海之歡心以祀其先王則成王有得福之道四海之諸侯各能

四十七
以職來祭則諸侯亦有得福之道君臣之間並受
多福而更相勸戒以保之於無窮盛矣哉

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萋有且敷琢其旅有客宿宿
有客信信言授之繫以繫其馬薄言追之左右綏之
既有淫威降福孔夷

李曰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代殷後於是
微子來見祖廟振鷺之詩乃助祭之詩有客之詩
乃始受命之詩也有客指微子也王氏以為君謂
之賓臣謂之客有客有客美微子之臣而已美其
臣乃所謂美其君也此說大不然王氏但按周禮

而為言周禮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
云大賓要服已內諸侯大客謂之孤卿王氏按此
為說然大賓大客在周禮則然矣詩人未必然也
振鷺之詩言我客戾止亦有斯容亦是稱二王之
後有瞽之詩言我客戾止永觀厥成亦是稱二王
之後而於有客之詩獨以美微子之臣何邪耶之
詩言我有嘉客亦不夷懌亦豈可以為臣邪按左
傳曰宋先代之後於周為客客者但稱其君也禮
記曰天子無客禮則諸侯有客禮焉安可以為微
子之臣乎商人尚白故微子來朝而乘白馬檀弓
曰殷人戎事乘翰翰白色馬也以戎事乘之則微

子亦乘白馬也文王之詩曰殷士膚敏裸將于京
厥作裸將常服黼冔則是殷人助祭所服之冠也
微子助祭故亦乘其白馬蓋其一代之所尚雖已
易代矣而其臣猶服其冠乘其馬也鄭氏以為亦
武庚也武庚為二王之後乘殷之馬及叛而誅不
肖之甚也夫詩人言亦多矣如鳳皇于飛翹翹其
羽亦傳于天鄭氏亦以為眾鳥歐陽破之曰有鳥
高飛亦傳于天此詩語辭不必亂生枝葉也言微
子來見祖廟則其威儀萋且而敬慎又慎擇其從
者之眾以見微子之從者無不賢也敦琢治玉之
名言慎擇其眾如人之治玉也一宿曰宿再宿曰

信曰信信言其信而又信也宿宿言其宿而又宿
也以見其四宿也微子之在周至於四宿周人猶
且留之則以繫而絆其馬以見周人愛之如是之
至也及微子之去也則又追之追者餞送之也其
餞送則左右安之蘇氏以為所以安之無方是也
既有淫威降福孔夷此又以見周人愛之之辭也
淫大也言微子既有威矣而又有福也既有威者
以居其上公之位統承先王之禮物也又有福者
言有德而天降之福也觀此詩既有以見君臣之
皆賢又以見周人之賢也微子之威儀敬慎其君
之賢如此而又追琢其旅則從者之賢可知矣微

子在周四宿周人則繫其馬既歸之矣而又追之則周人之好賢可謂有加而無已也有客與振鷺之詩大抵相類振鷺之所謂亦有斯容者即此詩所謂有萋有且是也此詩所謂言授之繫以繫其馬薄言追之左右綏之即振鷺之詩所謂在此無斁是也以微子之賢周人愛之如此則其治國可知也使武庚能如微子之賢則周人留之追之亦如微子矣豈至見殺哉以微子觀之則見周人以討武庚者豈得已哉惟其人不肖而已

黃曰武王之討武庚所以存商也周公殺之豈武王之意哉吁是不特非武王之意而亦非周公之

意也殺武庚而命微子則成王周公之心益可見矣武庚之惡周人惡之之深微子之賢周人愛之之厚既破我斧又缺我斨既誅之矣而且疾其破我斧缺我斨惡之之深也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愛其人矣而愛其馬愛之之至也故有客云者喜之之辭也申而言之者不能自已之意亦白其馬說者以為商尚白故以白馬言之予以為詩人之辭不止於此蓋周人之愛微子也則見其所乘之馬亦愛之見其所御之僕亦愛之馬有潔白之色人有萋且之敬旅有追琢之容則周人之於微子無所不愛也一宿曰宿宿宿則宿之非一宿矣再宿

曰信信信則信之非一信矣微子之在周如此其
 久也而周人之情猶恐其去之之速也繫其馬而
 留之追其左右而安之則愛之之情豈有窮已邪
 既有淫威降福孔夷願之之辭也謂微子既承先
 王之禮物而作賓于王家其威既大矣而天之所
 以降福者又甚易也夫微子以受命之始而來見
 祖廟蓋當然之事而周人愛之不能自已則微子
 之賢為何如邪噫周公成王之殺武庚公天下之
 所同惡而殺之也其命微子也亦公天下之所同
 好而命之也武王之封武庚固所以存商而成王
 周公殺武庚亦所以存商歟

李廷仲黃實夫毛詩集解卷第三十八

後學 成德 校訂

李邁仲黃實夫毛詩集解卷第三十九
武奏大武也

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
勝殷過劉者定爾功

李曰武詩者乃武王之樂歌也周禮曰舞大武以
享先祖謂之大者如堯之樂大章舜之樂大韶禹
之樂大夏湯之樂大濩武王之樂大武是也此詩
乃武王之樂歌也皇美也於乎美哉武王之為君
其功烈可謂無與強矣其始也則信有德者文王
受命作周以開示我後世子孫之基緒故武繼嗣
而受之得以勝殷止殺致定其成功焉過者止也

劉者殺也劉與虔劉我邊陲之劉同者致也鄭氏以爲耆老言武王誅紂年老乃定汝之此功言不汲汲於誅紂須暇五年按左氏宣公十二年引此詩曰耆定爾功耆致也其意言致紂於昏昧者故以耆爲致也王肅亦云致定其大功當從毛氏與王肅之說武王之始也未嘗有取天下之心觀大武之詩與大武之舞可見矣按禮記摠干而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以象周召之治言大武之舞其始則持盾正立以待諸侯既而戰鬪既而又使行列皆坐以見其爲止戈之武也大武之意在於止戈也大武之詩在

於止殺其類一也後世以謂大武聲淫及商則是有貪商之心也故孔子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且武王本無取天下之心而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武盡美矣未盡善也且大武之樂終不如舜之爲善豈其有貪商之心哉唐太宗即位謂侍臣曰雖發揚蹈厲異乎文容然功業由之被於樂章示不忘本也太宗仗一時之意以取天下止戈之武果安在哉韓文公嘗作元和聖德詩以謂解脫孳索夾以砧斧婉婉弱子赤立偃僂牽頭曳足先斷胷膂次及其徒體骸撐拄末乃取闕駭汗如寫揮刀紛紜爭剗膾

補文公詩所以形容聖德而不知其詩適足以爲
憲宗之暴其與武王之詩異矣

黃曰堯之樂曰大章舜之樂曰大韶禹之樂曰大
夏湯之樂曰大濩武王之樂曰大武夫樂所以象
德亦以見聖人之心也觀此一詩而武王之心可
見矣夫言武王功烈之盛而必及於文王積累之
久者以見周家之當爲天子而非武王之有心也
勝殷遏劉劉者殺也如虔劉我邊陲之意也者定
爾功耆者老也如上帝耆之之意也武王之伐紂
也救民於塗炭之苦而遏絕其殺人之事如武成
所謂以遏亂虐者是也然武王之於紂未嘗不欲

其改過也既觀政於商惟受罔有悛心然後不得
已而伐之蓋至於老而後成定天下之功所謂須
暇五年者是也烏乎武王之心吾於大武見之故
大武之舞在於止戈而大武之詩在於遏劉後世
謂大武聲淫及商而孔子以爲有司失其傳也若
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孔子信武王之
心而不疑武王之樂至於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蓋武王之心自有不足之意具見於樂非孔子始
爲是論也襄公十九年季札來聘見舞大武者曰
美哉有周之盛其若此乎吁若季札者其真知武
王之心矣

閔予小子之什 詁訓傳第二十八 周頌

李立

閔予小子嗣王朝於廟也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 嬛嬛在疚 於乎皇考 永世克孝 念茲皇祖 陟降庭止 維予小子 夙夜敬止 於乎皇王 繼序思不忘

訪落 嗣王謀於廟也

訪予落止 率時昭考 於乎悠哉 朕未有艾 將予就之 繼猶判渙 維予小子 未堪家多難 紹庭上下 陟降厥 家休矣 皇考以保明其身

李曰王肅以此篇為周公致政成王嗣位始朝其廟之樂歌而康成以謂除武王之喪將始即政朝

於廟也則以為未攝政之時無所考證大抵此詩言閔予小子嬛嬛在疚是始除喪之辭當且從鄭氏之說孔氏以為若已除喪當為吉稱而經言小子在疚為喪中辭者以其服雖除去喪日近又序其在喪之事其說是也閔予小子皆是居喪之辭也言困病之小子乃遭家之不造造者成也武王之死則無所成立亦如人之遭喪家之不幸也說文曰疚貧病也因舉此詩嬛嬛在疚其字與哀此字獨之義同則知嬛者孤獨而已閔予小子皆是死喪之辭也如左氏傳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則是閔者居喪之稱也而左氏亦有在疚之文亦

通志堂

是居喪之稱也王雖朝於廟然去喪未甚遠故猶以死喪之辭爲言王氏以爲文武爲周天下未集而終故成王自以爲遭家不造也張文潛以爲成王而溢之則未收泮渙則未圖法度則未立故以爲遭家不造者也然武王之業豈有至死而未成乎蓋所謂遭家不造者但以武王之死則無所成立故也非必以業未成爲說也皇考者武王也言武王能終身克孝於文王鄭氏以爲武王長世能孝故能以孝行爲子孫法度使長見行者非也所謂永世克孝者亦猶大舜終身慕父母也然武王之所以爲孝者果何爲哉不過念茲皇祖而已皇

祖文王也文王之爲文王以其俯仰之間皆盡其直道庭直也惟武王能法於文王故我小子夙夜欽之不敢懈怠其心言爲君之道繼其序事故其心未嘗忘於文王也文王之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文王之心俯仰之間無有愧怍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而武王之所以繼志述事者亦本於此武王能以念茲皇祖爲孝則成王亦當以率時祖考爲孝其曰夙夜敬止則可以繼陟降庭止之道矣易曰敬以直內惟能敬則能直矣。訪落乃成王即政謀事於羣臣也孔氏云閔予小子之篇王所以自言亦是謀政之事但謀者與人之辭

故下篇言謀此說是也訪謀也落始也言成王謀其始即政之事也王氏鄭氏以訪予落止為成王之言率時昭考為臣下之言朕未有艾又為成王之言蘇氏皆以為成王之言當從蘇氏之說言成王始訪即政之事欲率循昭考武王之道巍巍乎悠遠而不可及而成王方幼冲未有所經歷將勉強以從就之繼其道而猶恐泮渙而不合艾歷也王氏以為欲羣臣扶持成就之以繼圖天下之泮離渙散也張文潛以為成王之時天下已治矣乃曰繼猶泮渙然則承文武之緒而猶有泮離渙散之患者何邪蓋文武之德大矣泮然而離無有不

至渙然而散無有不及洋溢傍肆至於成王將欲收之以立法度之節故也是皆以為繼圖天下之泮離渙散其說非也所謂泮渙者但是欲繼武王之道猶恐泮渙而不合也自訪予落止以至繼猶泮渙皆是仰武王之盛德嘆眇躬之涼薄苦前哲之高遠故也然所以繼道而猶恐不合者則以予小子未堪家多難故也紹庭上下此又深言武王之道也紹文王直道於上下俯仰於家未嘗少離美哉皇考所以保明其身也王氏以為保其身無危亡之憂明其身無昏塞之患其說是也夫人君者天下之本也始即位者又人君之本也始即位

之時而不知所戒慎猶恐其終之不繼苟始之不慎則終為如何故伊尹告太甲以謂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召公亦告成王曰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蓋言始之不可不慎此訪落之詩所以作也成王即政之初閔予小子訪落之詩其言皆自處於涼薄惟恐其忝父之訓書大誥之篇亦曰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此皆是慄慄危懼之心也惟其即位之初而存戒懼之心故謀羣臣以始即政之事則宜其以中人之質而保其盈成之業也

黃曰

閔予小子蓋成王始即位而朝於廟之詩也

鄭康成李迂仲皆以為成王未即政之詩然訪落之詩言嗣王謀於廟落者始也是始即位謀之於羣臣也成王朝於廟之時羣臣在焉故成王因而謀之則朝於廟與謀於廟之詩皆是一時所作鄭氏李氏於閔予小子之詩既言成王之未即位而至於訪落之詩則又言成王之始即位何其相戾也予嘗言詩至此二篇蓋喟然而嘆曰人謂成王為中材之主其亦不知成王者哉夫當武王之後王業已成矣天命已固矣天下靡靡乎無事矣而二詩之作皆有慄然若處危難之辭讀之使人肅然而有不敢自忽之意曰閔予小子遭家不造維

予小子未堪家多難若禍患之迫乎其後而不能
以自安豈成王矯爲是言哉此皆其誠心之所著
見而不能自巳也蓋天下之治常生於戒謹恐懼
之中而天下之亂常基於泰然自滿之日故天下
雖有泰山之勢而聖人常以累卵爲心無虞而戒
無難而畏此其能保治於無窮也中材之主其何
足以語是乎天誥之書亦言予維小子若涉淵水
又曰予造天役遺大投艱於朕身又曰矧今天降
戾于周邦皆若此二詩之意則成王之心亦可見
矣雖然成王之所以自警者如此而成王之所以
自勉者不止於此也閔予小子言念茲皇祖陟降

庭止而訪落則言紹庭上下陟降厥家謂我文武
直道而行俯仰無愧則我亦當繼其直道而其無
愧於俯仰之間也閔予小子言於乎皇王繼序思
不忘而訪落則言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吾於繼
序思不忘之一句見成王未嘗一日不以文武爲
念想其食見於羹坐見於牆而不能以頃刻忘也
吾於以保明其身之一句見成王未嘗一日不以
文武勉其身想其心惟恐言之或過行之或虧而
身之或不正也吁吾於此二詩見成王之用心真
文王武王之用心成周泰和之治雖本於文武之
功而亦成王以此心致之也人謂成王爲中材之

四子
李公

主何足以知成王

敬之羣臣進戒嗣王也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兹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

李曰訪落之詩成王謀政於羣臣敬之之詩羣臣進戒於嗣王所以荅成王謀政事之意也蓋自敬之敬之以下至日監在兹此羣臣之進戒也自維予小子以下此又成王因羣臣之進戒故又問所以持敬之方欲知其所以進修之道也敬之敬之言不可不敬也天之道甚顯善則福之淫則禍之

哉者培之傾者覆之未有善而不獲福也未有惡而不獲禍也天之道顯矣惟天有顯道故其命靡常此命所以為不易也鄭氏以易為變易之易不如杜元凱以為難易之易僖公二十三年左傳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杜元凱注云周頌言有國宜敬戒天明臨下奉承其命甚難歐陽公亦以為難易之易如文王之詩命之不易鄭氏以為改易之易凡詩之所謂不易皆以為改易非也夫天命難謀如此凡為人君者無以天之高高在上去人為甚遠而不知敬也士毛氏皆以為為事意或然也然鄭氏以為天主其事謂運轉日月施其

通志堂

所行日月瞻視近在此也此則非也陟降厥士是
 指人君而言也惟其指人君而言則人君俯仰之
 間所為之事天皆日監而見之矣夫天之去人甚
 遠而其監人則不遠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
 曰旦及爾游行人之出入天亦從而出入人之游
 衍天亦從而游衍則是天命常在目前也為小人
 者乃以天為去人甚遠故人所不覩則未嘗戒慎
 人所不聞則未嘗恐懼是欺天也天其可欺乎苟
 知日監在茲之說則必知所敬矣日監在茲言天
 之監人常在此也天監在茲則敬之道豈可須
 臾離之哉故羣臣進戒嗣王欲其知敬之道也

觀堯之兢兢舜之業業禹之懍懍湯之慄慄文王
 之汲汲與夫武王之所以造周皆莫不本於此則
 為人君者必當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所居有
 隱顯之不同其存心則一也有煩簡之不同其存
 心則一也大學中庸所謂慎獨者亦猶此則知羣臣
 之進戒嗣王欲成王知持敬之道良有旨耳成王
 因羣臣之進戒乃曰維予小子未明乎持敬之道
 庶幾日有所就月有所將學緝熙于光明輔佛是
 任以示我顯德行然後知持敬之道矣觀閔予小
 子以夙夜敬止為言訪落之詩又以紹庭上下為
 言則知成王固知敬之道矣猶曰不聰敬止者

此足以見成王之賢也成王以羣臣戒我所敬止之道然成王知以涼薄之質未堪家多難尚未知敬之之道為何如而行之故必待學緝熙于光明然後可以知敬之道也大學之道必先致知然後誠意故學有緝熙于光明則知所謂敬之矣而又在當時之人輔之示我顯德行也佛弼也仔肩任也張文潛之說曰德行固道之顯也而曰示我以顯德行者學之始也道固當然德行之幽者未足以知之故但言示我以顯德行然未必詩人之意蓋成王自處於不明故必待學有緝熙于光明又賴輔弼之臣示我以德行則為成王者雖愚必

明然後可以知敬之之道此成王之意也

黃曰成王既作謀政之詩以發羣臣之志故羣臣

亦進其敬之之戒以荅成王之休自維予小子以下又成王荅羣臣之辭也觀此一詩其君臣更相戒勸更相荅問皆以敬為主敬之敬之猶所謂欽哉欽哉之意也羣臣以敬之之道戒成王而使之知天道之甚彰天命之可畏雖閭室屋漏之間而敬之之念不可少忘凡進退羣臣之際常若天之有以臨乎其前也而成王之荅羣臣則又以為予小子耳未知其所以為敬之之道庶幾積學以成之耳尤賴爾羣臣輔弼之功而告我以德行之著

也嗚呼羣臣之所以戒成王與成王之所以荅羣
臣者不出於敬之一辭蓋人君惟以敬存心則雖
不睹不聞之地而亦如承大祭之時敬心少衰則
雖天地鬼神臨之猶將藐然而況不顯之中亦何
所不至哉不特此也大雅文王之篇大臣之所以
告成王者亦曰於緝熙敬止而成王朝於廟之詩
亦曰維予小子夙夜敬止則成王君臣之間凡議
論之及未嘗不以敬為念也伊尹之告太甲曰惟
天無親克敬惟親又曰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
上帝其諄諄之意無非以敬為主而以天為戒羣
臣之進戒成王特曰敬天云者其亦如伊尹之意

歟觀書之所載皆帝王為治之法曰奈何不敬曰
其汝克敬德曰敬哉有土曰惟敬五刑曰敬授人
時敬之一辭君臣言之不能自己誠以天下治亂
之基皆在於一念之敬與不敬也堯之所以兢兢
舜之所以業業禹之所以孜孜湯之所以汲汲文
王之所以亶亶皆自其敬心之所發耳曲禮論安
民之道而先之曰毋不敬中庸之所謂篤恭皆敬
之充也大學之所謂正心誠意者此敬之本也為
人君者試以是思之

小毖嗣王求助也

予其懲而毖後患莫予葺蜂自求平螫肇允彼桃蟲

拚飛維鳥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

李曰小毖之詩乃成王懲戒往日之事自此欲戒慎幾微之事亦欲羣臣助己而以知禍亂之機也惟其懲艾後患言往者管蔡流言雖以周公之忠聖幾陷於管蔡之計中今則欲懲往日之事而慎其後患遂使羣臣莫予莽蜂自求辛螫也莽與莽云不逮之莽同莽者使也言汝羣臣莫使我為蜂乃汝自求毒成王既悟管蔡之流言故羣臣不得復為流言亦如漢昭帝既悟上官桀之譖亦曰復有敢譖光者坐之其意一也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此則言管蔡流言之禍也桃蟲爾雅云鷦陸

疏云今鷦鷯是也微小於黃雀蓋此始小而終大也方桃蟲之始也無能為矣及其翮然而飛則為大鳥亦如管蔡之流言其始甚微而其終則為王室之禍況我於是時年尚幼冲未堪家多難成王新即位既遭不幸矣苟又遭流言之禍是重遭不幸也故曰予又集于蓼夫涓涓不壅終為江河縣縣不絕或成網羅豪末不札將尋斧柯天下之禍常作於細微之中始苟不圖則其終汗漫而不可救管蔡流言苟能圖之於其始則雖頃刻去之可也惟其始之不圖而圖其後故必待三年之久然後可以無禍蓋不能圖其始而其後無救矣亦如

上官桀之徒使昭帝不能正其始則其後圖之豈不難哉此不得不慎也

黃曰百尋之岸或潰於一穴之蟻千間之厦或燼於一隙之煙天下之事當於其微而謹之不可以事之小者為不足慮而忽之也天下之禍常起於不足慮之處而事之滋蔓而不可圖者常存於萌蘖之初是以聖人知治亂之機而每謹於常人所忽之地此非為是過慮也蓋以涓涓不壅將成於江河絲絲不絕將尋於斧柯豈不甚可畏哉是以古之聖人堅冰之戒常存於履霜之初苞桑之繫尤謹於安強之日成王當天下治安之時而作小

毖之詩以求助其意誠在是也

載芟春藉田而祈社稷也

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祖隰祖畛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彊侯以有嗷其饁思媚其婦有依其士有略其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驛驛其達有厭其傑厭厭其苗絲絲其庶載穫濟濟有實其積萬億及秭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有飶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寧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茲

李曰此詩乃藉田而祈社稷之樂歌也春藉田而乃祈社稷者蓋天子親耕不能終畝故借民力以

終之則知是詩乃藉田之後因而祈社稷焉此詩不言藉田者蓋特因藉田及社稷故其因而及之耳禮記月令孟春天子親耕帝藉仲春擇元日命民社是藉田祈社稷不同月也今此乃云春藉田而祈社稷其事可疑若以月令為呂不韋所作則其說未可盡信若非呂不韋之誤則此序之誤皆不可得而知也禮記言王為羣姓立社曰泰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則是社有二也孔穎達以此社為百姓祈祭文當主於泰社蘇氏以為王社二說皆未可必假此詩兼祭二社亦未可必始且闕之以待知者左氏曰芟夷蘊崇之則是除草謂之芟

也周官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則是除木曰柞也始也開闢其土田則除其草木然後從事於耕其耕則澤澤然惟其除草木然後土氣解散其耘作者有千耦二人相對者有千耦之人也其所耘之地或往之隰畛隰者新發田也畛者舊田有徑也其耘之人則維主之家長侯伯之長子主為家長則知伯為長子也亞伯之次也旅眾子弟也疆有餘力者如周官強予任民以用也如左傳師能左右曰以之義同以先王之時中田有廬疆場有介則地無餘利矣侯主侯伯侯疆侯以則民無遺力矣安有惰農之患哉噴眾貌言眾人飲食之聲也

婦人有饁為夫者則愛其婦也為婦者亦依其夫也依亦相愛之意言婦人行饁之時則相慰勞苦於此而述其情也上文言千耦其耘於此言利其耒耜有事於南畝播厥百穀而其種皆由生氣而生長而其苗則驛驛然達地而生其苗之生長其中又有傑然者其眾苗皆齊等而生而耘者縣縣而不絕也王氏以謂前曰千耦其耘則既耕而耘也今日縣縣其庶則既苗而耘也此之所謂既苗而耘其說固是上文千耦其耘以謂既耕而耘則非矣方其始也除去草木然後可從事於耕及草木既除然後俶載南畝方從事於耕也非是既耕

而耘也禾既成熟於是穫之濟濟而眾其穗實之多則至於萬億及秭故可以為酒為醴而進于祖妣以和洽百禮餼芬芳也香可以薦其賓客故為邦家之光椒之馨可以養老胡考者考老也儀禮士冠禮祝辭曰眉壽萬年永享胡福注云胡遐也遠也左氏以為雖及胡考獲則取之杜元凱曰胡考元老之稱也則知胡考乃老人也且此也非特此日方有此也非特今年方有豐年其所由來也遠矣造始而先之者天道也作成而繼之者君道也王氏以為率時農夫播厥百穀為造始而先之也此詩實由斯活為作成而繼之也凡此詩一一

以天地配之如言成象者天道也成形者地道也其穿鑿如此何其勞也竊嘗以謂噫嘻者是祈穀之詩載芟亦是報祭之詩噫嘻豐年言祈上帝載芟良耜言祭社稷特詳略之不同耳噫嘻豐年其說為略載芟良耜其說為詳蓋祈上帝所以尊之也故其辭略祭社稷所以親之也故其辭詳欲知祭天地觀諸此而已然觀載芟之文則可見詩人形容物態之巧其始也言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其次又及於行盥之夫婦相慰其勞苦又其次及於禾之成熟則載穫濟濟及其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

百禮默而觀之如觀諸畫圖如大田信南山甫四生民之詩亦然且黍稷者一微物耳詩人形容其巧屢矣如曰厭厭其苗緜緜其庶可以見春生之多也如曰獲之捭捭積之栗栗又以見穫之時也釋之叟叟烝之浮浮又以見祭祀之用也凡此之類皆曲盡其狀使後人為之則必數十句然後盡其物態豈能盡其物色哉詩人獨以一二句而物態自見則知詩人之為詩真可為後世之法也

黃曰藉田者天子所耕之田也藉者借也天子千畝諸侯百畝天子親耕不能終畝借民力以治之故謂之藉田周禮甸師氏之所掌也載芟一詩乃

成王春藉田而祈社稷然考之月令天子親耕在於孟春而擇元日以命民社者在於仲春時既不同而此詩乃合而言之者蓋此特言春而不言月要之皆在於春也古之聖人親耕以率民而尤慮民力有所不及之地於人為之求社稷焉甫田言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而雲漢亦言祈年孔風方社不莫則社稷之祈信乎其不可緩也當周之時為君者不少忘於農為民者不少倦於農此所以自古有年振古如茲而為豐年之屢歟此一篇訓詁甚詳

良耜秋報社稷也

畎畝良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或來瞻女載筐及筥其饒伊黍其笠伊糾其鎛斯趙以薅荼蓼荼蓼朽止黍稷茂止穫之挈挈積之粟粟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犉牡有捄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

李曰畎畝毛氏曰猶測測也說文曰治稼畎畝進也爾雅曰畎畝耜也舍人曰畎畝耜入地之貌郭璞曰言嚴利也數者之說皆不同然大抵是刃利之狀農夫以利刃而耕遂始事南畝播厥百穀皆含生氣以生長於是有來視汝謂婦子來饁者也王氏曰其曰或來瞻汝非是婦子也然觀詩之意

言或來瞻汝者不過言婦子耳不必泥一或字也
 卻缺之妻饁其夫有童子以黍肉餉七月之詩曰
 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甫田之詩曰以其婦子饁彼
 南畝皆是婦人耳其婦行饁則有筐筥之器其所
 盛之物則有黍之美穀也農夫食黍足以見其豐
 年也載筐及筥其饗伊黍此則言婦子行饁之器
 與所盛之物也其笠伊糾其縛斯趙此則言農夫
 也言行饁之時見農夫所戴之笠則糾糾然而輕
 舉所執之一器則刺地以薅說文曰拔去田草也
 茶陸穢也茶水草也其薅去其茶蓼而茶蓼已朽
 敗黍稷遂一長而茂盛於是獲之則有捏捏之聲其

實之積則粟粟而多積之高大則如城雉之險其
 密則如櫛之相比既積之矣於是開百室以納之
 百室既盈矣而婦子於是安寧蓋是時終歲勤勤
 不得安寧今農事已畢故各享其樂也蘇氏曰聖
 人之為詩道其耕耨播種之勤而述其歲終倉廩
 豐實婦人喜樂之際以感動其意故曰畏畏良耜
 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或來瞻汝載筐及
 筥其饗伊黍其笠伊糾其縛斯趙以薅茶蓼當此
 之時也民既勞矣故為之言其室家來饁而慰勞
 之者以勉卒其事而其終章者茶蓼朽止黍稷茂
 止穫之捏捏積之粟粟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

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特牲有採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當此之時歲功既畢民之勞者得與其婦子皆樂於此休息閑暇飲酒食肉以自快於一歲其說甚善夫詩之可以興者所以感發人之善志故也先言勤勞後言逸樂使夫勤者有以自忘其勤勞怠者亦知以自奮則天下之人趨事赴功而其心未嘗惰於三農之務也既獲豐年矣乃殺是特牲黃牛黑脣曰特其牛之角則採採然穀梁曰郊牛日展斛角而知傷展道盡矣此之所謂有採其角者即穀梁所謂斛角也其字不同其義一也社稷之牛角尺殺時特牲所以報祭社

稷復嗣前歲以求豐年也續古之人庶幾不替其先也鄭氏云求有良司嗇非也王氏言有嗇其饁則言饁之容載筐及筥則言饁之器形乃謂之器則器也者地道之成也以其罇斯趙則指其器以薈茶蓼則指其物王氏之學好生分別故以載芟言地道之始故其詩亦必言其始此詩言地道之終故其詩亦必言其終兩篇之中皆附會其說如曰其笠伊糾則嗇也嗇則土之性如此之類乃其穿鑿如此夫坤之吝嗇固然矣使果可以附會其說則凡詩之文皆可附會以為說王氏之學不可不戒也載芟之詩多與此詩相類載芟之詩曰有

畎其耜此詩則曰畎畎良耜載芟之詩曰俶載南
 畎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此詩言亦如此載芟之詩
 言厭厭其苗緜緜其庶此詩亦曰以薈荼蓼載芟
 之詩言載穫濟濟此詩亦曰穫之恡恡載芟之詩
 曰有實其積此詩則曰積之栗栗自此以下其文
 大抵相類又安得以載芟言地道之始此詩言地
 道之終乎如以此詩言地道之成則必指其器既
 曰畎畎良耜則載芟之詩有畎其耜何以復言器
 邪則王氏之說不攻而自破矣噫嘻是播種之詩
 故其詩專言播種豐年之詩是收成之詩故其詩
 專言收成此二詩分別明甚無足疑者而載芟良

耜之詩乃異於噫嘻豐年之詩者蓋以祭祈上帝
 之詩其辭略故言播種而不及收成言收成而不
 及播種蓋不用繁辭也祈社稷之詩則其辭繁蓋
 祈社稷欲其豐年故其言及於豐年如曰載穫濟
 濟報祭之詩必自播百穀然後可以得豐年故自
 播厥百穀而言之其辭不得不繁二詩之意如此
 而已若謂載芟為地道之始此詩為地道之終則
 泥矣

黃曰有載芟之祈則有良耜之報禮也然祈上帝
 與報上帝之詩則其言略祈社稷與報社稷之詩
 則其言詳蓋祀帝而略其辭所以尊之也祀社稷

而詳其辭所以親之也詳觀載芟良耜之詩其所
以形容耒耜之器黍稷之熟豐年之慶者無所不
盡始則言其農夫耕耨播種之勤婦子饁餉喜樂
之意而終則言其倉廩委積之盛享祀燕飲之樂
而又爲之求來歲之稼與嗣歲之功以繼古人豐
年之效其言意之無以相異也而安辨其爲祈與
報也哉蓋祈之之詩則詳及其耕種之事報之之
詩則詳其收成之事故載芟言以洽百禮者願其
豐年之慶而百神之祀皆無所闕也良耜言殺時
搏牲者則專主祭祀而言也二詩之意亦明矣
絲衣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

絲衣其紆載弁俶俶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鼐
兕觥其觶旨酒思柔不吳不敖胡考之休

李曰宣公八年六月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
垂壬午猶繹公羊傳曰繹者祭之明日也蓋以辛
巳之日祭於太廟而壬午之日乃用繹祭則是繹
乃祭之明日也賓尸者以賓事所祭之尸也周謂
之繹商謂之彤書所謂高宗彤日即此祭也絲衣
之詩繹祭之樂歌也其後高子謂祭靈星據繹祭
行於廟門之外豈復祭靈星邪高子與孟子同時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
以言之曰怨曰固哉高叟之爲詩也夫以小弁之

詩乃孝子之詩也而高子以為小人之詩如絲衣之詩乃繹賓尸之詩而高子以為靈星之詩若高子者非惟失之於小弁抑亦失之於絲衣矣竊謂靈星之祠無所經見惟漢高祖郊祀志云親詔御史令天下立靈星祠注曰張晏云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晨見而祭之高子所謂靈星之詩豈謂此邪大抵高子之學失之固陋其見之於孟子有二一則公孫丑所言是也其二則禹之聲尚文王之聲則以為禹之聲樂過於文王高子之學人以為是己以為非人以為非己以為是徒知求異於人而不知自失之固陋也高子之學既失之矣

而後人復以其言而列之於此則誤矣當削去之可也絲衣其紕毛氏以為鮮潔貌說文以為白鮮貌俶俶毛氏以為恭順貌說文以為冠飾貌夫祭之前士之行禮則設絲衣其色必紕然而鮮潔所戴之弁則俶俶然而恭順從廟堂而徂於門塾之基所以告濯具也又視三牲從羊而之牛所以告肥充也大鼎謂之鬲鼎圜弁上謂之鬲舉其鼎鬲及鼎所以告潔此亦祭之明日薄於祭祀故但使士行禮焉孔氏云若正祭則小宗伯省牲視滌濯祭之日逆盥省鑊告時于王告備于王彼正祭重使小宗此繹祭輕故使士其說然也繹祭既在於

廟門之外則所謂基者非廟堂之基乃門塾之基也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鼐則各盡其敬矣既盡其敬然後祭焉既祭之矣然後有旅酬之節飲宴而用罰爵但觥然徒設無所用之所以然者由其有美酒皆思自安不諠譁不傲慢故以此得壽考之福吳說文曰大言也徐鉉曰大言故矢口而出聲後世以吳從口從天此皆謬也孔氏曰此述繹祭之事上五句言祭之初下四句言祭之末初言卑者恭順則當祭尊者可知祭末舉其不慢則當祭而恭欽明矣孔氏之說深得詩人之意謂上五句自絲衣其紕至鼐鼎及鼐此其未祭之時

是告濯告充告潔無所不謹則臨祭之時謹於禮可知也下四句自兕觥其觥至胡考之休既祭之後飲酒未嘗至於諠譁失禮則當祭之時謹於禮可知矣學詩者當通其倫類以詩之所言而求其所未言則可以通詩矣

黃曰絲衣之詩其意明甚自漢儒雜取高子之言而汨之而詩之大義不全矣祭之明日復祭曰繹所以賓尸者也古之祭必立尸至於祭之明日所以賓事所祭之尸故為繹祭焉周謂之繹商謂之彤所謂高宗彤日則其繹祭也宣公八年六月辛巳有事于太廟壬午猶繹夫辛巳祭而壬午繹之

此所謂祭之明日也絲衣本宗廟之祭而高子以爲靈星之尸豈不失詩之意乎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孟子曰固哉高叟之爲詩也則高子蓋與孟子同時人其繆於詩者孟子辨之詳矣以追蠹而論禹文王之聲以小弁爲小人之詩此皆高子之蔽則以宗廟之尸爲靈星之尸又何怪乎靈星之祭未之前聞至漢高祖詔天下立靈星祠見於漢書郊祀志張晏曰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晨見而祭之高子所謂靈星之尸其此之謂乎漢儒雜高子之言以汨一篇之義今宜削此一句而詩之大義復

全矣

酌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我龍受之躋躋王之造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允師

李曰大武之詩張橫渠嘗以謂必是武王既死周家所奏之樂舞於武王之廟勺是周公七年之後制禮作樂時於大武有所增添也不如是則武王之樂既奏之矣胡爲至此而復告成邪前漢志曰周公作勺簫舜樂也勺武樂也其字但從勺顏師古注云勺讀作酌至左傳但作沟字雖不同其義一也然觀此詩未嘗有酌字而詩以酌名篇故作

序者但言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鑠美也美哉
 文王之師也退而自養與時皆晦蓋時未可為也
 養者但晦而自養也鄭氏謂養紂暗昧之君以老
 其惡是誣文王也歐陽氏以為苟如鄭說則文王
 幸紂為不善養成其惡利而取之此小人尚或不
 為孔子何誣稱其美哉惟文王之時不可為故遵
 養時晦至武王之時周室始大明盛矣天下有大
 助之者武王寵而受之躊躇乎王之成功也文王
 之時不當為故不為之武王之時可以為故為之
 苟可為之時而為之是當其可也武王當可為而
 為之故其功所以躊躇然而有成是用後世嗣續

而不絕然其所以傳嗣而不絕者蓋能合天下之
 公而信於眾也說者多以我為武王王氏以我為
 成王寵受武王之業歐陽以為武王能興此王業
 成王寵受而成之張文潛以為成王寵受武王之
 成功其武功躊躇然征伐四方以成祖考之業我
 但當從鄭氏以為武王躊躇武貌此詩乃武王之
 詩故詩中言武王之事則知我者但是武王也
 黃曰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待成王即位而始
 用之如洛誥所謂肇稱商禮祀于新邑所以明成
 王即位而後行周禮也前漢志言周公作勺顏師
 古注曰勺讀曰酌則酌一詩乃大武之樂既成而

告於武王之廟也觀此詩未嘗有酌字而詩以酌名篇故序者以為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可謂得於言意之外矣於鑠王師遵養時晦鄭氏以為文王舉商之叛國以事紂養是暗昧之君以老其惡宣公十三年隨武子舉是詩以為暗昧而杜氏注云致紂於昧者嗚呼果如是說則是文王幸紂之為不善養成其惡以為取之之道其又何足以為文王乎學者不知聖人之心而信口耳之學則昧於聖人多矣書曰兼弱攻昧取亂侮亡蓋仲虺戒湯以為兼人者必自弱攻人者必自昧取人者必自亂侮人者必自亡而後世以為湯於弱者兼之

昧者攻之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是誣湯也彼鄭氏之說其亦誣文王歟要以此詩之意詩言美哉文王之師也退而自養與時俱晦可以與民同患而乃退藏於密藏其威而不用懷其勇而不矜以見其無取天下之意至於天時之已至人心之已歸然後武王不得已而受之以成周家之王業故後世子孫所以嗣而不絕者皆武王有以合天下之功孚天下之眾夫惟得之無媿故能傳之無窮若得之不以其道取之非其所當取則非惟有媿於一時亦有媿於後世文王順乎天理而養時晦武王順乎民心而成王業所以八百其年三十其世

而天命人心之不容釋歟噫成王奏武王之樂而序者以為酌先祖之道其言亦微矣學者當以意悟之

李迂仲黃實夫毛詩集解卷第三十九

後學 成德 校訂

李迂仲黃賓夫毛詩集解卷第四十

桓講武類禡也桓武志也

綏萬邦屢豐年天命匪解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於昭于天皇以間之

李曰

宣公十二年左傳曰武王克商而作頌其三

曰敷時繹思我祖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敷時繹思我祖維求定即賚之詩也綏萬邦屢豐年即此詩也然謂武王克商則桓者乃武王之詩也既是武王之詩而乃序於成王之後者蓋是成王之時而作之也如使果是武王之為詩則詩之言曰桓桓武王保有厥士武王豈自言其謚邪則

知此桓之詩乃成王時追稱之也雖然成王之追稱而乃列於成王之後者抑所作有先後邪抑自有先後之序而後人改易之邪左氏所載其三乃賚詩其六乃桓詩今賚之詩乃序於桓詩之後者此又先後之失其次序也詩人之失其次者多鄭文公之詩乃列於忽之前載馳之詩衛懿公為狄人所滅而乃序於衛文公之後是皆失其序也綏萬邦言武王之用兵所以安萬邦故能享豐年之報老子曰大兵之後必有凶年軍旅所處荆棘生焉蓋以大兵之後殺戮為多傷天地之和氣此所以凶年也武王之用兵在於容民畜衆非快一己

之私欲蓋為天下除害故能召天地至和之氣所以獲豐年之報也左氏曰昔周饑克商而年豐謂之年豐固有矣謂之周饑克商而年豐則非也孔氏舉左氏云昔周饑克商而年豐是伐紂之後即有豐年也孔氏徒見左氏之言與詩合然不知周豈有饑哉如其有饑則不足為屢豐年矣武王用兵安萬邦而享豐年之報足以見上天既命我周家勤勤而匪解矣遂申言武王之用武上合天心也言武王之用武桓桓而保有其衆用之於四方以克定厥家此其德所以昭明于天故能君天下而伐商也皇君也間代也保有厥士如熊羆之士

虎賁之士同鄭以士為事謂能安有天下之事非也此詩言講武類禡也而詩言武王用師未嘗有講武之意蓋觀其不妄用武之意則足以見講武之意觀詩者又以意通之也武王既定天下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載戢干戈載橐弓矢示天下不復用兵而猶講武者蓋武備不可一日弛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故雖至於已安已治而武備猶不可不設如其不然則不免有銷兵之患矣

黃曰桓之詩果作於武王之時邪果作於成王之時邪曰講武類禡則是作於武王之時曰桓桓武

王則是作於成王之時宣公十二年楚子言武王克商作頌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則是又以為武王所作也然當武王之時豈自言其謚左傳以為成王追作是詩以述武王之事然左傳而不合質之詩序而不安則吾亦未之敢從也予竊以武王云者特言其威武之志耳不必以為武王之謚也如所謂寧王受命成王不敢廢武王靡不勝亦豈必以為謚乎詳觀此詩以為武王用兵而類於上帝禡於所征之地故作是詩耳老子曰大兵之後必有凶年軍旅所處荆棘生焉蓋以大兵之後武之多傷天地之和氣也今武王之兵

在於安民而非所以擾民故屢豐年而無凶荒之災此如湯之興師耕者不變是也左氏曰昔者周饑克商而年豐然左氏亦附會之說使周而果有饑歲則又安得為屢豐乎惟武王之兵在於安民故大之命周無懈怠之心而周王之威武有桓桓之志此其所以能定其王家以昭著於天而伐商以君天下也此詩之意與武成之篇相類學者試詳考之

賚大封於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祖維求定時周之命於繹思

李曰武王克商大封有功之臣於廟蓋歸功於祖宗不敢專也禮記曰古者明君必賜爵祿於太廟示不敢專也然此詩同宣王之時命孝公為侯伯命之於夷宮亦是不敢自專也為天子者封功臣以告於廟為諸侯者班爵祿亦在於廟衛之封功臣即服將命則知亦在於廟也衛雖封功臣於廟然不知所任者非其人也賚者序也序詩者又說其所以名篇之意言其所以錫與善人也語口周有大賚善人是富序詩之言與論語相為表裏武王克商封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一人書之所載列爵惟五分土惟三禮記之所載

通志堂

將帥之士皆封諸侯此皆武王之封功臣也武王之封功臣必在於廟中蓋謂吾之所以封功臣者非吾之私意乃文王之意也文王所以受命作周可謂勤勞矣而我則安然而受之故當敷其事而釋其志我之所往惟在於求定天下蓋錫予善人者乃求定天下之術也時周之命在於錫予善人我故當釋而不忘也此詩言文王之志武王繼之而不言錫予善人大抵與桓之詩同學詩者當以意逆之也

黃曰武王勝商而大封功臣如武成所謂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是也夫武王之封功臣而必封之於

廟者何哉王制曰爵人於朝與士共之祭統曰古者爵有德祿有功必賜於太廟注云詢於朝取於衆也後命於廟不敢專也此說盡之夫此詩無賚之文而以賚名篇君子慮後世之不知其意故釋之曰賚予也又慮後世不知所以錫予之意故又釋之曰言所以錫予善人也曰善人云者以見上之人不妄予爵必及於有德而無德者無所覲祿必及於有功而無功者無所求周家之法度豈不宏遠哉孔子曰周有大賚善人是富孔子之言其此詩之證歟詳攷此詩蓋武王封於廟而其所以得天下之道謂我文王既勤止而我當受之則周

之得天下者非偶然也蓋當然也既而又自言我之所以用兵者惟求以定天下而已武王之意在於安民而不在于好戰今天下已定則惟思所以保之也噫天下之理得於無愧則言之亦無愧武王之得天下蓋天命人心之自歸而非武王之有心此武王所以告之於廟告之於諸侯告之於天下來世在我無愧心則言之無愧辭使天下後世知之亦無異議矣

殷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墮山喬嶽允猶翕河敷天之下
衰時之對時周之命

李曰孔氏云武王既定天下巡行諸侯所守之土祭祀四嶽河海之神至周公成王太平之時詩人述其事而作此頌故序殷者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於美哉周之君天下也武王巡守四方所至之地則登高山而祭之其祭地則墮山喬嶽無所不祭墮山小山也喬嶽高嶽也允猶翕河者信其謀合衆河而祭之也墮山喬嶽則山無不祭允猶翕河則河之神無不祭則以敷天之下衰時之對時周之命故也徧天之下當衰聚而對荅其功此乃周之所以受命也周之得天下皆本於事神之功武王所祭則歸功於山川之神觀此詩謂之殷者

四百十六
則以武王非恣意於般樂也武王之巡守不敢以
般樂爲務則異乎後世之君所謂般遊者矣如秦
皇漢武非不巡守也嘗祭泰山矣亦嘗祭河矣然
不過快一己之欲而誇大其名非武王之所謂般
也

黃曰般之詩與時邁之詩同先儒以爲武王既得
天下封泰山禪梁父而徧及於山川之祭夫封禪
之禮自秦始皇也而謂武王爲之乎聖人之得天下
必告於名山大川者禮也舜受天下於堯猶必望
于山川徧于羣神歲二月而東五月而南八月而
西十有一月而朔舜豈邀福於鬼神者哉受命之

始不得不然也而況於武王革命之主乎故詩
言於乎美哉周受命隴山喬嶽則山之神無不祭
允猶翕河則河之神無不祭合天下名山大川之
神而配祭之以見周家之受命無愧云耳此詩之
言與武之篇類則武王之心亦可見矣雖然武王
之頌當在於成王之前而著於頌之末者蓋經秦
火之餘詩之失其次者不可一一舉如衛懿公之
詩載於文公之後甘棠之詩載於聽訟之前學者
不必泥於篇次之末可也

駟詁訓傳第二十九

毛詩魯頌

駟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

通志堂

民務農重穀牧于坳野魯人尊之於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

駟駟牡馬在坳之野薄言駟者有駟有皇有驪有黃以車彭彭思無疆思馬斯臧駟駟牡馬在坳之野薄言駟者有駟有駟有駟以車伍伍思無期思馬斯才駟駟牡馬在坳之野薄言駟者有駟有駟有駟有駟以車釋釋思無斁思馬斯作駟駟牡馬在坳之野薄言駟者有駟有駟有駟有駟以車祛祛思無邪思馬斯徂

李曰蘇氏曰詩惟雅為非天子不作也頌之為詩本於為德而已矣故天子有德於天下則天下頌

之諸侯有德於其國則國人頌之商周之頌天下之頌也魯人之頌一國之頌也竊嘗疑之商周之德可以頌也魯果可與商周並乎以僖公三十三年間考之春秋所書皆無可褒之事不宜有此頌也此其所以為可疑也蓋嘗觀魯之頌所陳之辭多誇如修泮宮服淮夷考之春秋不見其有服淮夷之事也如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考之春秋不見其有膺戎狄之事也僖公二十八年為楚伐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于晉殺公子叢以說焉安在其為懲荆舒邪如書郊者所以譏其僭也魯以諸侯而僭天子之制春秋書郊所以正其不臣之罪

也若乃頌之所陳乃所以誇示天下徒言其容飾之盛美此所以可疑也雖然於事可疑而孔子乃存而不刪之此所以雖疑之而未得其說也或者曰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頌亦猶晉文公請隧于王當時王室微弱不能仗大義以拒之故魯得以作頌是僭天子之頌也孔子存之以見魯之強大周之微弱也周以天子之國而黍離之詩乃降為國風魯以諸侯之國而其詩乃同於天子之頌此以見周之弱魯之強也此其說意或然也或者又曰春秋所書者書其罪頌之所言者言其美故二經不同然春秋褒貶之經豈可以為有

而無褒乎孫明復先生解春秋失之太過議者遂譏其書多貶而無褒借使僖公有一事之可紀豈春秋不褒之乎或者之言不足信也伯禽魯之先祖也如伯禽為頌可也僖公果可為頌乎況當僖公之時亦有賢者如衛武公鄭武公齊桓公晉文公皆諸侯之賢者猶且無頌而僖公乃獨有頌此其所以可疑也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非惟千乘之國為然也雖有天下者亦當如此今僖公能儉以足用寬以愛民牧馬于坰遠之地遠避農田而馬又各得其所所為如此魯人安得不尊之乎說詩者且以詩中之

辭為說其辭非不美僖公不足以當之也史克作
 頌文公十八年左傳季文子使太史克對宣公則
 知史克魯之史官也班孟堅曰奚斯頌魯孟堅徒
 見閼宮之詩言奚斯所作而不知四詩皆史克所
 作也子雲曰公子奚斯嘗晞正考父矣亦是誤矣
 駟駟良馬也坰遠也邑外曰郊郊外曰牧牧外曰
 野野外曰林林外曰坰必在坰之野者蓋其去民
 田為甚遠而又於坰之野其水草甚美既不害於
 農又使馬得其所養此所以在坰之野也詩言務
 農重穀但觀牧馬於遠方之地則可見矣既言牧
 馬於坰野又言馬之駟駟然而肥者有何馬也

駟有皇有驪有黃以車彭彭白跨曰驪黃白曰皇
 純黑曰驪黃驛曰黃有此數馬故以之御車所以
 彭彭而壯也其所以如此者則以僖公之思無有
 窮故能使馬至於善也蒼白雜色曰騅黃白雜色
 曰駟赤黃曰駟蒼祺曰騏惟有此數馬故以之御
 車則伾伾然而有力其所以如此者則以僖公之
 思無期故能使馬多而有才力也青驪麟曰驪白
 馬黑驪曰駱赤身赤驪曰駟黑身白驪曰雜惟有
 此數馬故以之御車則繹繹然而善走其所以如
 此者則以僖公之思無厭斲故能使馬至於作而
 奮起也陰白雜色曰駟彤白雜色曰駟豪駟曰驪

二目白曰魚惟有此數馬故以之御車則祛祛而強健也其所以如此者則以僖公之思正而無邪故能使馬至於善行也徂往也毛鄭以為天子十二閑諸侯六閑馬四種有良馬有戎馬有田馬有駑馬第一章所言良馬也第二章所言戎馬也第三章所言田馬也四章所言駑馬也陸農師曰上章言有驕有皇皇云者馬之最善者也下章言有驪有魚魚云者馬之最小者也以見僖公之思有加而無已也竊嘗以為不然此章所言亦猶魚麗之詩也魚麗言魚之多此詩言馬之多言魚之多以見魚之品無不備言馬之多以見馬之品無不備如

此而已不必以上章為良馬二章為戎馬也定之方中曰駉牝三千牝所以三千者由衛文公之秉心塞淵也今馬之所以多者原其所以致之之由本於僖公之思無邪也莊子曰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牧牛而牛肥詎不信然觀此詩但言牧馬之事而僖公思之如此蓋僖公之所為者無所不致其思則推之於國豈不盡心哉通詩者以其思馬而觀之可以見治國之用心也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即此詩之所言也此詩所言思無邪言僖公之所思者惟馬而已孔子蔽以三百篇者蓋以通詩者不可以詰訓求也孔子告子

貢以貧而樂未若富而好禮而子貢遂明如切如
磋如琢如磨之旨子夏問孔子巧笑倩兮美目盼
兮孔子告之以繪事後素而子夏遂明禮後之旨
此二人者可以為通詩之法不可以學漢儒之泥
也

黃曰或曰周以天子之國而黍離之詩乃降為風
魯以諸侯之國而其詩乃同於天子之頌季孫行
父之請頌于周猶晉文公之請隧於襄王孔子存
之以見諸侯之強大周之微弱也予竊以為不然
魯頌之作皆美之之辭安得以為孔子之存魯頌
所以譏魯乎魯同姓之國而周公之後也孔子欲

尊周室而思周公則周公之後有如僖公者能撫
循其民而國人愛而尊之雖魯國之未必能有是
事而魯人尊之以願其如此故吾夫子進魯頌於
周頌之後者所以見其思周公之意而亦所以尊
周也且夫子之心猶有深取於魯而學者不之察
也當是時王室既弱侯國爭大齊桓晉文名為尊
周而實富強其國故孔子予其事而不予其心魯
人一頌之作猶不敢忘周而必請命于天子則是
諸侯不知有王而魯知尊王者也孔子幸魯之有
王室而不暇論其頌之當否也故其序曰僖公能
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牧于

陳元
垌野魯人尊之於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
作是頌以見魯人愛僖公而且知有周也駟之一
序乃魯頌之總序而非駟之序曰史克作是頌豈
特指一篇而言哉史克者魯之史官而頌之為史
官所作明矣班孟堅乃以為奚斯頌魯是特見閼
宮之詩言奚斯所作而不知其為寢廟奕奕而言
也豈奚斯之作頌乎如崧高之詩言申伯之功召
伯是營而頌則尹吉甫之所作也如孟堅之說則
崧高之詩亦可以為申伯作矣揚子雲言公子奚
斯嘗晞正考父其亦子雲之誤歟駟之一詩言馬
之盛多而本於僖公思慮之微如衛文公秉心塞

淵駮牝三千夫天下之事觀之於大容有偽焉觀
之於小則可以見其心矣僖公儉以足用不傷民
財寬以愛民不傷民力務農重穀不奪民時牧于
垌野不奪民利則其思慮之正可知也孔子以是
詩思無邪之一言而盡三百篇之義此又聖人造
化運用之妙而非後世章句詁訓之學所可及也
子貢子夏之言詩而為聖人所取者其亦以是歟
有駮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

有駮有駮彼乘黃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振振鷺鷺
于下鼓咽咽醉言舞于胥樂兮有駮有駮彼乘牡
夙夜在公在公飲酒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

于胥樂兮有駸有駸彼乘駟夙夜在公在公載燕
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于胥樂兮

李曰孟子曰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
皆法堯舜而已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
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夫
為君臣必當法堯舜苟為不法堯舜則君為賊民
臣為不欽故君臣之有道惟堯舜為能盡之也自
堯舜以來惟三代之君臣可以繼堯舜之君臣有
成湯之君則有伊尹之臣有高宗之君則有傅說
之臣有文武之君則有太公周召之臣聚精會神
相得益章翼乎如鴻毛之遇順風沛乎如巨魚之

縱大壑凡此數聖人然後稱君臣有道不為溢美
也僖公果為有道之君乎僖公之臣果為有道之
臣乎以左傳考之僖公之臣其賢者惟公子季友
臧文仲而已公子季友不能死閔公之難閔公既
立復歸於魯又不能死閔公之難為臣有道者果
如是乎臧文仲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孔子不以
仁稱之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孔子不以智稱之
孔子又稱其竊位臣而至於竊位所謂有道者果
如是乎詩人稱之無乃魯自伯禽以來皆無賢君
至僖公特異於羣公平當時之臣皆無賢臣如季
友文仲彼善於此者乎不然則風俗澆薄毀譽失

四言世四
真如鄭人以共叔段為仁故無道者皆為有道邪
有駮有駮彼乘黃此則取喻也毛鄭蘇氏皆以
為取喻獨歐陽文忠公以為僖公寵賜其臣車馬
之厚此說固無害然詩人以他物取喻者多矣不
必以詩文所無遂以為寵賜其臣車馬之厚也駮
諡文曰肥馬蓋言馬之所以肥者乃乘黃之馬也
夫馬必豐其芻秣然後致馬之肥亦猶人君必豐
其爵祿然後可以責其臣之用力也先言有駮有
駮駮彼乘黃則是君之待臣者盡其道矣既又曰
夙夜在公在公明明則又言人臣報其君者又盡
其道也夙夜在公言其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故職

六龍

事無不修明也明明言明之至也鄭氏曰明義
德此說鑿也王氏則舉大學所謂在明明德亦非
也韓文公曰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今之
食馬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雖有千里之能
食不飽力不足雖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
千里也故欲馬可致力者必先豐之以芻秣欲臣
之盡力者必先豐之以爵祿故在公明明先在於
有駮乘黃也蓋我以此而待之而臣不以此而報
我豈不負人君之寄託哉孟子曰君之視臣如手
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
如寇讎君以手足而視臣而臣不以腹心而視君

果足以為臣乎賈誼曰上設廉恥以馭其臣而臣不以節義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今也上能如是下又能如是所謂君臣之有道也振振羣飛貌鷺于下此則羣臣之來如鷺之有威儀也與之飲酒以鼓節之而咽咽然其醉也則為君起舞以盡其歡於是羣臣皆喜樂君臣之相與可謂厚矣孔氏以鷺于下為新來之士夙夜在公乃其舊臣也歐陽公以謂舊臣夙夜在公而新進之士飲酒醉舞此其近於人情其說為善君能待其臣而臣能報其君則可以飲酒為樂君不能待其臣臣不能報其君而徒然飲酒則如紂為長夜之飲何足貴哉

駉彼乘牡駉彼乘駒列子曰牝而黃牡而驪天下之良馬也前曰駉彼乘黃又曰駉彼乘牡又曰駉彼乘駒皆言良馬也所言在公明明則職事皆修明矣於是可以飲酒焉鷺于飛亦鷺于下之意也載燕亦飲酒之意也未章則言君臣醉飲相與祝之以為自今以始享豐年之報而又皆有福祿以遺厥子孫則相樂之誠可謂盡矣夫以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君能下下以成其福祿至於天保則臣歸美以報其上惟君臣能如此故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此魚麗之詩所以作也今此駉彼乘黃是君能下下也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是臣能報上也至

於鷺于下醉言舞是終於逸樂也周之文武以勤勞而成周家之業不過如此而已僖公之君臣果足以盡之乎陸農師以為鹿鳴之詩和樂而已非君臣有道也故六月之序至四牡廢曰君臣缺矣至於此詩君有餘惠臣有餘敬則非特賓主而已此所以為君臣有道如陸農師之說則是鹿鳴之詩不如有駉之詩何其待文武之小而置僖公於文武之上邪

黃曰或曰僖公之臣其賢惟公子季友臧文仲而已公子季友不能死子般之難閔公既立復歸於魯又不能死閔公之難為臣有道者果如是乎臧

文仲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作虛器縱逆祀祀爰丹而孔子以不仁不知稱之有道者果如是乎今日君臣有道云者風俗澆薄毀譽失真如鄭人以共叔段為仁無道或以為有道也夫詩經孔子所刪而為萬世法安有無道謂之有道而孔子存之乎此且可以據一詩之意而未可以春秋質之也夫詩以為君臣飲燕之樂而序以為頌僖公君臣有道而後可以為飲燕之歡無道而醉則可刺而不可頌也觀有駉一詩君有餘恩臣有餘敬其曰有道也固宜泮水頌僖公能脩泮宮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棨棨

鷲聲噦噦無小無大從公于邁思樂泮水薄采其藻
魯侯戾止其馬蹻蹻其馬蹻蹻其音昭昭載色載笑
匪怒伊教思樂泮水薄采其茆魯侯戾止在泮飲酒
既飲旨酒永錫難老順彼長道屈此羣醜穆穆魯侯
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昭假烈祖
靡有不孝自求伊祐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
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臯陶在泮獻
囚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烝烝皇
皇不吳不揚不告于訕在泮獻功角弓其觥束矢其
搜戎車孔博徒御無斃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式固爾
猶淮夷卒獲翮彼飛鷁集于泮林食我桑黹懷我

三百卅八

毛詩卷之四十一

十一

周之振

音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

李曰明堂位曰米廩有虞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
瞽宗殷學也頴宮周學也明堂位之意以為魯得立四代之學非獨頴宮也嘗疑其說若以得用天子之學則建辟廡可也何獨泮水哉況周乃辟廡也以泮水為周學則亦非也鄭康成注禮記以為泮之為言班也於是以班政教也及其注此詩則曰泮之言半也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康成之說不同蓋以禮記之字從半從頁此詩從水從半故於禮記則言其義於泮水則言其名二說不同且當以詩泮水字為正蓋以泮水為名則當

毛詩卷之四十一

十一

通志堂

以水求其義然康成之說以為半水者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水也以見諸侯降殺於天子之制天子之學謂之辟靡者辟取其圓也欲其觀之者平均諸侯降殺其制故但有泮宮也觀說文之言乃謂泮者諸侯鄉射之宮也西南為水東北為牆康成以為東西門說文以謂東西牆二說不同當待博識之士辯其非也鄭康成曰思樂僖公之修泮宮之水王氏則以思為語辭當從王氏說思如思皇多士之思同思皇亦是語辭也泮水之中其可樂者以其有芹可采也孔氏之說則以謂既采其芹又觀其化蘇黃門則以謂吾思樂泮水之上雖

無所得聊采其芹而已足矣是皆不以為取喻人才也如菁莪之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是以莪喻人才也文王有聲之詩曰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亦是以芑喻人才也此詩言薄采其芹薄采其藻薄采其茆皆是言僖公能育人才也芹水中之菜也藻水草也茆鳧葵也采藻采茆皆是采芹之意王氏之說則以謂薄采其藻而其采也深矣次言薄采其茆而其采也加深是皆鑿說陸農師又從而廣其說芹者草之有香也藻者草之有文也茆者草之有味也言士始至則慕其香臭而至焉此采芹之譬也既至則學文此采藻之譬也及其

知道之味嗜而學焉此采芣之譬也詩人所言不
過樂所見而已不應如是之鑿也泮水之中其可
樂也以其有芹可采也魯侯親至於學莫不觀其
所見之旂其旂則芨芨而飛揚和鸞之聲則噦噦
而有聲國人無長無幼皆從公而往以見國人從
僖公之樂也鄭氏以為小大之臣非也蓋此之所
言者國人耳漢明帝開辟龐冠帶縉紳之人園橋
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今僖公修泮宮而國人從
之者多宜矣其馬蹻蹻言魯侯至泮水其馬則蹻
蹻然而壯以見其車馬之盛其音則昭昭以見其
聲音之好載色載笑以見其顏色之和僖公之至

泮水和其顏色非有所怒但欲教人也教人而至
於有所怒是非所謂樂育人材也惟其匪怒伊教
此其所以為善育人材歟洪範所載而康而色亦
此意也以國人之從公于邁其喜觀之如此僖公
至泮水又且和顏悅色其樂教人又如此上下各
盡其樂則泮水之中風化之盛可知矣第一章則
言僖公之至泮水第二章則言僖公之教人第三
章則又言魯侯之既至泮水又取其賢者與之飲
酒也其所飲者旨酒也其待賢才如此之厚則莫
不祝之以天長與之以難老之福然所以錫之以
難老之福者則以魯侯能順賢者之長道而服魯

詩李黃集解卷四

序

通志堂

國之衆也長道者道之長遠也魯侯之待賢者既盡其誠則賢人君子亦必以長道而告之魯侯又從而順之又足以見魯侯之賢也漢明帝建辟廱尊養三老五更帝正坐自講諸儒問難於前是皆偃然自大非人主之體也今僖公至泮宮能順賢者之長道然後知僖公之泮水有補於教化多矣穆穆魯侯此又言遵伯禽之法也言伯禽穆穆然其德則敬和而昭明其威儀則欽敬而恭順內有明德外又有威儀內外表裏無不盡善此民所以則之也然民之所以則之者非在於空言亦以僖公內焉能慎其明德外焉能慎其威儀故民所以

慕其德而化之也允文允武言僖公信有文信有武矣而其功之光大乃至於烈祖也僖公遵伯禽之法盡其文武之道凡所行之事無不盡其孝故福祿是魯侯之福祿乃自求之也靡有不孝若一事不合於伯禽則非所以為孝也僖公之允文如修泮宮可以見其文也僖公之允武如服淮夷可以見其武也然所謂文武者亦遵伯禽之法也伯禽亦嘗修泮宮矣亦嘗服淮夷矣魯僖公之修泮宮與夫服淮夷亦是遵伯禽之法也駟之序言遵伯禽之法下文曰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則是僖公之節儉皆遵伯禽之法也此詩言允文允武昭假

烈祖則是僖公之文武亦遵伯禽之法也其以節
儉與夫文武觀之則僖公之孝可謂盡矣故曰靡
有不孝明明魯侯明明言明之至也魯侯能明其
德故能修泮宮而服淮夷也此下序服淮夷之事
古者天子將出征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乃釋奠
於學以訊馘告則是僖公征伐淮夷必先在於泮
宮內與賢臣謀事焉故其返也則蹻蹻然有威武
如虎之臣在泮之宮而獻馘又有善問之臣如臯
陶者在泮宮之下獻所執之囚則必使善聽訟之
臣察其辭而斷其罪也古者建學校養人材在此
飲酒在此受成在此獻功在此則學校之制不

虛設也鄭之鄉校以議執政之善否則是學校之
建其有補於風化多矣豈徒文具而已哉後世之
建學校不過誇示人物之盛求其有補於風化則
未也僖公之所為未必如是然詩人之辭非不美
不可以溢美而廢其詩也此下文申言服淮夷之
事言多士濟濟而有威儀而能廣大其德心矣夫
人心可謂廣矣以其無所不至無所不有也惟其
為血氣所使一有豪駿之利則忿而爭其心於是
乎隘惟其洪厚未嘗偏躁此其心所以廣也心之
廣矣故往征伐也則桓桓然而有威武迤遠淮夷
於東南之地不得虔劉我邊陲其功可謂大矣然

多士又烝烝然而厚皇皇然而大未嘗誼譁未嘗
 輕揚無以爭訟之事而告於治獄之官惟在泮宮
 之中獻功而已此其所以為多士歟吳大聲也揚
 輕揚也訥訟也夫征伐有交爭者則必告於治獄
 之官左傳襄公二十六年楚子侵鄭鄭皇頡戍之
 出與楚師戰敗穿封戍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
 正於伯州犁伯州犁曰請問於囚乃立囚伯州犁
 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上其手曰夫子為王子
 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為穿封戍方
 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囚曰頡遇王子弱焉若穿
 封戍與公子圍爭安得為不吳不揚乎安得為不

告于訥乎惟魯之臣子皆重厚未嘗有爭忿之心
 則其報功之際無有以所爭之訟告於治獄之官
 則治獄者不過斷囚之輕重而已蓋爭其功者戰
 士之常也僥倖一勝於萬死一生之間惟圖厚賞
 而已則其爭功無所不至如王濬王渾平吳渾則
 以濬為不受節度濬則以疏辨其非二人交爭如
 仇讎焉以魯人觀之則知渾濬為非矣蓋以魯之
 多士觀之則渾濬之心不得謂之濟濟伯州犁不
 得謂之淑問也此下文言魯之君臣不以一勝之
 故遂驕其志也淮夷既克之後其角弓則解然而
 陳設其束矢則勁疾其戎車則甚大所謂徒御者

無有厭斁克平淮夷之後且如此可謂能持勝矣
克平淮夷之後既已甚善而無有叛逆猶且固其
謀猷此淮夷所以卒獲也夫一戰而驕則必墮敵
人之計雖獲勝反以致敗所謂暫勝而已安得以
為卒獲乎惟其既服淮夷之後其為謀也愈深故
不墮敵人之計而敵人所以遠遁而臣服也翩彼
飛鴉乃取譬也鴉惡鳥也翩然而飛者惡鳥也今
乃集于泮宮之林食我泮宮之桑黜懷我好音集
于泮林此則取喻淮夷慕泮宮之化也懷我好音
此則取喻淮夷之歸於我無有惡聲也憬說文曰
覺悟也既來歸魯故獻其國之珍寶所謂珍寶者

何也元龜也象齒也又有南方之金以見其向化
也如此向也征伐淮夷猶未必心服今也來獻其
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則可謂心悅誠服矣觀書
所載魯侯伯禽宅曲阜徐戎並興東郊不開作費
誓以魯侯之時淮夷為患猶且如此則淮夷世世
為患久矣今僖公之時乃使之來獻其琛元龜象
齒大賂南金果何道而致之邪孟子曰以善服人
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觀
武王作辟廡也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若
武王者可謂能以善養人者也今僖公乃能為武
王之所為乎使僖公果能為武王之所為則是春

秋之諸侯亦可以比肩武王矣

黃曰天子之學曰辟靡諸侯之學曰泮宮故雅稱武王曰鎬京辟靡無思不服而頌稱僖公曰既作泮宮淮夷攸服夫世俗以學校為不急之務而武王以之服天下僖公以之服一國此所謂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孟子當戰國之時而以謹庠序之教為急使戰國之君能去其世俗之說而從吾孟子之說則國不必富兵不必強人心歸之有不**可辭者**泮宮之頌八章而三章皆以思樂泮水為言夫泮宮之中初無可說可玩而人情之樂形於歌詠不能自止其所樂果何事邪孟子曰人樂其

父兄之賢者而菁莪之詩亦曰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魯人之樂泮水非樂乎泮水也樂乎僖公之賢而人材所賴以長養成就也樂心一生則鳥可已觀其旂則樂其芾芾聞其鸞則樂其噦噦見其馬則樂其躡躡愛其人則亦愛其物也薄采其芹薄采其藻芹藻微物也而樂之有餘所樂者在僖公而寓於芹藻也吁僖公何以得此於人哉載色載笑即之也溫匪怒伊教循循善誘其心休休而有容粹然而不怒僖公育材可見矣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夫容貌之溫威儀之謹此豈勉強所能為哉溫良本於天性則

有自然之和至誠得於素養則有自然之恭動容
周旋而中禮然後見其盛德之至僖公之所以爲
賢者益可見矣在泮獻馘在泮獻囚在泮獻功以
見僖公雖征伐聽訟之事而不忘庠序之教也在
泮飲酒以見僖公略其邦君勢位之尊而與賢者
相忘於醉酒飽德之樂也吁僖公之賢如此魯人
將何以報之邪翩彼飛鴉集于泮林食我桑黹懷
我好音夫鴉何知也而猶懷其好音況於人乎憬
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淮夷何知
也而猶感其德況魯國乎惟僖公有不可忘之德
而魯人有不能忘之情則相與頌而哥舞之以期

長守富貴而與過曆之期相爲無窮也故曰旣飲
旨酒永錫難老此豈魯人之私願邪仁者之壽天
理之必然而亦人情之公願也夫鄭國之學不修
子衿刺之僖公旣修泮宮魯人頌之世俗以學校
爲不急之政而乃人情怨樂之所係則是果爲不
急之政邪惟當時之急乎此而僖公獨先之此魯
人之所以頌其能修泮宮也

李迂仲黃實夫毛詩集解卷第四十

後學 成德 校訂

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許且反是饗是宜降福既多周公皇祖亦其福女秋而載嘗夏而福衡白牡騂剛犧尊將將七羊反毛魚蒲包反哉側吏反羹籩豆大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同如陵公車千乘成正反朱英綵騰徒登反一矛重弓直龍反公徒三萬貝胄直又反朱綬息炎反烝之升反徒增增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俾爾昌而熾尺志反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壽胥與試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五蓋反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

功保有鳧繹音亦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蠶貊音伯反又波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天錫公純嘏古嘏反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祉黃髮兒齒徂徠之松新甫之柏是斷音短是度待洛反是尋是尺松栢音角有烏音錫路寢孔碩新廟奕奕音亦奚斯所作孔曼音萬且碩萬民是若

李曰 闕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魯頌四詩惟闕宮獨為可疑如駟之詩言牧馬之事有駟之詩言君臣宴飲泮水言其修泮宮服淮夷雖其事僖公未能盡之然所褒之事猶為可褒也至於闕宮

之詩則所褒者非可褒之事也毀譽失真莫此為甚且如閔宮之詩言祀姜嫄后稷至於文武大王與夫郊天之祭魯以諸侯之國而祀姜嫄后稷周之先王不可也郊天之祭亦不可也此詩人乃盛稱祭廟與郊天之祭以示誇耀不亦過乎此詩序美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亦不可信詩序徒見詩中言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故附會以為復周公之宇殊不知詩人所言乃祝頌之辭也如曰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與夫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皆非是祝頌之辭若以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果為非祝頌之辭則是僖公有萬有千歲乎故此序言

復周公之宇亦為可疑也閔宮毛氏以為閔鄭氏以為閔神也雖其詁訓不同或以為姜嫄之廟或以為周之廟非魯之廟也果為周廟何為頌僖公乎觀此詩言閔宮遂歷言姜嫄后稷文武大王之事其後遂言新廟奕奕則所謂閔宮乃魯之廟也閔宮有徯徯清淨也實實廣大也枚枚鑿密也閔宮如此其所祭者則姜嫄之類也故先述姜嫄之德言赫赫然顯著之姜嫄其德則正而不邪依賴上帝故生后稷而無有災害也無災無害即生民所謂不圻不副也滿十月而不為遲晚彌月不遲即生民所謂誕彌厥月是也是生后稷則天

降之福其后稷教民稼穡則有黍也稷也先種後
熟曰重後種先熟曰穆先種之種後種之穉及大
豆與麥凡所種所耨之地使民因此而為稼穡也
以此數種教民稼穡則有黍有稷有稻有秬奄有
下土遂可繼禹之功焉當是時也洪水汜濫禹治
洪水后稷教民稼穡此云續禹之續者蓋非禹之
治洪水則雖后稷教民何自而施其功非后稷教
民稼穡則雖禹治水民何自而食哉惟其禹施功
於前后稷施功於後故此言續禹之緒也蓋禹之
治水后稷之教民稼穡其事雖不同其實相終始
亦如契敷五教皋陶明刑其職固不同其實相為

表裏也后稷之孫實維大王此遂言周家之興本
於大王居岐山而翦商夫翦商在武王之時而乃
以為大王者蓋大王肇基王迹王迹既係大王肇
始則翦商亦自大王始也至文王武王繼大王之
業是時商紂暴虐天欲誅之武王乃致天之意屆
于牧之野無有貳心無有憂虞上帝臨視女必克
勝也致天之屆言武王至于牧野乃天之所以致也
觀下文言上帝臨女則致天之屆可知也故能治
商之師旅其功無有不咸也咸皆也言功無不成
也自赫赫姜嫄至於續禹之緒其言與生民之詩
相類自后稷之孫至於克咸厥功其言與大明縣

之詩相類然魯以諸侯之國乃祀姜嫄后稷大王
 文武之廟則僭天子之禮明甚禮記曰大夫不得
 僭諸侯諸侯不得僭天子則魯豈可立姜嫄之廟
 邪左氏宋祖帝也鄭祖厲王宋二王之後祖帝也
 猶可也鄭以諸侯而祖厲王可乎鄭立厲王之廟
 猶魯立姜嫄之廟也使鄭出於宣王之命則宣王
 為有罪也使魯出於成王之命則成王亦有罪也
 惟魯以諸侯之國而僭天子之禮如此故魯之三
 桓皆立桓公之廟蓋諸侯既立天子之廟則大夫
 亦立諸侯之廟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鄭氏注禮
 記但謂魯立文王廟以此詩觀之則非獨文王廟

也至於姜嫄后稷大王之廟魯皆立之其僭如此
 詩人乃以為美何邪王曰叔父叔父周公也元子
 伯禽也古者長子為元子如所謂殷王元子是也
 成王告周公立爾元子使侯歸於魯國大啓其疆
 土為周家藩衛翰屏之臣成王封伯禽於魯其餘
 則凡蔣邢茅胙祭焉既以此告周公矣遂命伯禽
 侯于東方既錫之以山川又錫之以附庸蓋錫之
 厚也附庸者不能五十里者謂之附庸以附屬於
 諸侯使諸侯統之也論語曰顓臾昔者先王以為
 東蒙主是社稷之臣顓臾亦魯之附庸也春秋之
 時有邾國亦魯之附庸也鄭氏謂封以七百里欲

其強於衆國鄭氏之說據明堂位以爲說明堂位
曰成王以周公爲有勲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
曲阜地方七百里竊嘗疑其說以爲不然周公之
封於魯爲方百里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太公
封於齊亦爲方百里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則
是魯之方百里也安在其爲七百里邪詩人言大
啓爾宇不過謂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
里其三等雖不同惟公侯皆方百里居上等焉詩
人之言非謂方七百里而言也或者謂并附庸之
國而言之則未可知也周公之孫莊公之子謂僖
公也言僖公以交龍爲旂而承其祭祀其所乘之

馬則六轡耳耳然而至盛其春秋之祭祀未嘗懈
怠言四時祭祀無不致其敬謹故享祀無有差忒
皇皇后帝此言祭天也皇天也皇皇天之至也皇
祖后稷此又言后稷以配天也所謂郊祀后稷以
配天是也其所享則用赤色之牛天亦享之宜之
故其降福孔多也孔氏云魯不得偏祭五帝故直
言謂天謂祭周所感生蒼帝也孔氏以帝稱謂感
主帝此則泥六天之說禮記明堂位曰成王命魯
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路載
弧韜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
天子之禮也祭統亦曰昔者周公旦有勲勞於天

下周公既没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勲勞者而欲尊魯故錫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明堂位祭統皆漢儒所作故其所言皆未可信也魯諸侯之國也豈可賜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哉豈得行天子之郊祭哉禮運又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禮記之書如禮運以謂魯不當祭禘如明堂位祭統以爲魯當郊禘其異同如此當從禮運之說明堂位祭統之言不可信也伊川嘗謂說者以爲周公能爲大臣所不能爲之功故得用人臣不得用之禮夫人臣豈有不能爲之功哉使功業過於周公人臣亦當爲之天下

之事非人臣爲之誰爲之邪此言可謂中諸儒之病矣以此觀之則知賜魯之禮樂者非成王爲之使成王爲之則不足以爲成王也春秋書郊多矣大抵譏其僭春秋以爲僭而詩乃以爲美則知所美非美也漢末羣臣坐視社稷之亡不以爲恤乃作受禪碑紀其姓名以爲榮耀與此詩所陳以僭侈爲美何異左氏曰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先帝而后稷也夫先天而后稷固足以爲禮然不知諸侯而用郊禘果足以爲禮乎所謂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也然詩人所言者僖公未必能如是僖公四月四

卜郊不從乃免牲夫以四月之時而卜郊足以見
非禮也卜至於四尤以見其非禮安在其為春秋
匪解也哉安在其為享祀不忒也哉詩人之言大
抵失之誇也周公皇祖此又言祭宗廟也上言皇
皇后帝皇祖后稷則是天與后稷以福之矣又言
周公皇祖亦其福女以見其福之多也秋而載嘗
言秋將祭則夏而福衡以見其預備也周禮封人
凡祭祀飾其牛牲設其福衡注云福設於角衡設
於鼻說文曰福木有所逼束防牛觸橫大木其角
則是福設其角未嘗加於鼻也與周禮注不同福
衡毛氏與說文同毛氏以為福衡設牛角以福之

也當且從毛氏說白牡駢剛公羊傳曰魯祭周公
何以為牲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駢剛羣公不毛蓋
魯之後世欲別周公之有勲勞故為此紛紛之別
也犧尊之字春官司尊彝作獻尊鄭司農云獻讀
為犧犧尊飾以翡翠王肅云大和中魯郡於地中
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以犧牛為尊一則
以為飾以翡翠一則以為犧牛為尊其說不同然
鄭司農之說則以犧讀為娑字王肅之說但以爲
犧尊王肅之議為優將將盛美也毛魚者周禮封
人祭祀有毛魚之豚注云爛去其毛而魚之也哉
謂切肉羹謂大羹鉶羹也大羹煮肉汁不和貴其

質也銅羹肉汁之有菜和者銅其所盛之器邊則以竹爲之豆則以木爲之房謂足下跗也上下兩間有似於堂房然是俎之房也既備此器以祀周公又設萬舞洋洋然而衆多明堂位所謂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也故孝孫得享其福祭祀既得其時犧牲既潔器用既備禮儀無忒故神降之福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俾爾熾盛而昌大俾爾長壽而臧善安彼東方之國俾使魯邦常如山之堅固不虧損不崩落如川之安靜不震動不騰湧爲君既享如此之福又有三卿作朋友亦享其福如岡如陵以見其君臣並受其福如此之盛也所謂

不虧不崩不震不騰未必常如此三壽作例未必其臣如此蓋自不虧不崩至如岡如陵皆是祝頌之辭國人之祝其君皆願其君之壽考如言萬壽無疆未必其享無疆之壽也如言天子萬年未必享萬年之壽也蓋所謂萬壽無疆天子萬年皆是祝頌之辭未必其有是壽而祝之以爲如此固未爲害若君無德而溢美之如此頌之所陳者不當如此也上章既美其祭祀此又美其用兵也公車有千乘之富兵車之法左人持弓右人持矛弓矛之飾則有朱英綠滕朱英者矛之飾也綠滕者弓之飾也朱英則言以朱爲飾綠滕則言以綠爲飾

而以滕繩之弓矛之飾如此又有二矛重弓所以備折壞也凡此皆言器械之備也器械既備而公徒之衆又至於三萬皆以貝飾其冑其甲以朱繩綴之烝者進也衆之進則增增然而多凡此皆言其強也惟其器械之備車徒之衆則可以當戎狄而荆舒之國莫不懲艾無有敢乘我者以此見魯之強大也明堂位曰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地方七百里固不可信至革車千乘則大國之制實當然也然按司馬法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出革車一乘則千乘其地方三百一十

六里有竒若以孟子所言周公封於魯地方百里則無緣有千乘也若以明堂位所言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則又不啻有千乘司馬法之言既不合於孟子又不合於禮記不足信也當從包氏注論語以謂古者井田方里為井一井為乘百里之國通有千乘也惟百里之國通有千乘則魯地方百里當有車千乘矣雖然千乘之國有七萬五千人古者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故計千乘有七萬五千人今也公車千乘而公徒三萬者蘇氏曰大國之賦適滿千乘苟盡用之是舉國而行也故其用之也大國三軍次國二軍而已

此說是也天子之國不啻有六軍所用者惟三萬而已使舉國之人而盡用之則但可以一役苟不幸而敗則安得人人而復用之哉此天子之國所以止用六軍大國所以止用三軍也以春秋考之則僖公無三軍襄十一年經書作三軍明已前無三軍故也昭五年又書舍中軍若僖公有三軍則作之當書也自文至襄復減為二則舍亦當書也考僖公之世無作舍之文決知當時無三軍也蘇氏遂以僖公之時已有三軍蓋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二軍則有二萬五千人而但言三萬者舉大數也此說不然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大國三軍合三

萬七千五百人但言三萬者數之成也若夫襄公作三軍則又不如魯自僖公以前固有三軍也自伯禽以來已有三軍僖公與其國所以公徒三萬觀詩曰大啓爾宇既謂之大啓爾宇此安得無三軍邪伯禽以來已有三軍襄公所以作三軍者則以魯國三卿專魯國之權分三軍以為已之賦故作三軍非是自襄公以來方有三軍也鄭氏孔氏言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其說亦不然鄭氏曰僖公與齊桓公舉義兵北當戎狄南艾荆及羣舒天下無敢禦之孔氏遂以為僖公之時齊桓為霸故知桓公舉義兵僖公之世用兵於戎狄荆舒者惟

有僖公耳公會諸侯侵蔡蔡潰遂伐楚楚一名荆舒又是楚之與國故連言荆舒其伐戎狄則無文惟十年經書齊侯許男伐北戎其時蓋魯使人助之其說皆非也魯僖征伐見於春秋者惟敗莒耳滅項耳伐邾耳其齊侯許男伐北戎僖公不與焉孔氏以為魯使人助之是增春秋之所無也至於伐楚盟于召陵此則齊桓公之功齊桓公之功而魯以為功是貪他人之功以為己有豈其然乎詩人之言但云僖公可以膺戎狄懲荆舒如其不然則其言妄發之也正如泮水之詩美僖公能服淮夷皆無是事而美之則膺戎狄而懲荆舒未必不

如其服淮夷也此下文言羣臣祝頌之辭俾爾昌大而熾盛俾爾長壽而且富也其髮黃色之髮其背有台文之背祝其君之壽矣又欲得其臣之有壽考者相與講試其才力上文祝之以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又祝之曰俾爾昌盛而且大俾爾壽而艾八十九十曰耆艾非獨享耆艾也且至於萬有千歲秀眉而壽無有患害此皆祝之之辭也上文言三壽作朋又曰壽胥與試既曰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熾又曰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其辭如是之重複者蓋祝之之辭不得不如是夫天保之詩言福祿曰以莫

不增以莫不興以莫不庶其辭亦如此之重複者
 蓋祝頌之辭其例如此也泰山巖巖言泰山巖巖
 而高也自此又言拓地之廣也泰山之高魯邦乃
 至其地泰山魯之望也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徐
 州之地泰山乃其境焉禮器曰齊人將有事於泰
 山必先有事於配林是齊人亦祭泰山也鄭康成
 注禮記曰魯祭泰山晉祭河則魯亦祭泰山也泰
 山廣大故齊魯之境皆得祭之也龜蒙二山也觀
 春秋所書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則龜者魯地
 也論語曰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則蒙者亦魯地
 也故奄二山遂荒有而大其地至於大東東之極

東海近海之邦也以至於淮夷之國皆來同盟而
 莫不率從於魯此乃魯侯之功也非獨此也又保
 有鳧繹之二山禹貢徐州嶧陽孤桐此繹即禹貢
 之所謂嶧陽也既保有此二山遂荒有徐方之居
 至于海邦之國與夫淮夷蠻貊及彼南方之夷無
 敢不率從於魯莫敢不應諾於魯惟魯侯之意是
 順也泰山巖巖魯邦所瞻則魯之地因是至於泰
 山矣奄有龜蒙保有鳧繹則魯之地因是保有四
 山矣淮夷來同莫不率從僖公果能至是邪淮夷
 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僖公果能至是邪孔氏
 之說則以謂僖公之世東方淮夷小國見於盟會

惟邾莒滕杞而已其餘小國及淮夷同盟不見於
經蓋主會者不列之耳其於淮夷蠻貊及彼南夷
莫不率從則曰僖公從齊桓伐楚而服之故言淮
夷此皆附會其說正所謂癡人前說夢是也以僖
公之事考之十五年楚人伐徐師于婁林則是徐
為楚所服豈徐為僖公所服乎十六年公會齊侯
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邾侯曹伯于淮會于淮
乃齊桓公救鄭也非是淮夷從僖公也凡此考之
經傳皆無是事則詩之所稱良可知也此下文又
祀君以壽考也天錫僖公以大福矣又使有秀眉
之壽以保有魯國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常許必

是二邑為鄰所侵故僖公從而興復之也左氏載
鄭伯以璧假許田則許田本屬魯國也常者說者
謂六國時齊有孟嘗君食邑於薛疑本是魯邑也
復周公之宇而魯侯乃宴飲於內則令善其妻壽
其母以至於大夫庶士無有不得其宜故能使邦
國保而有之而受此多福且至於黃髮兒齒兒齒
言壽徵也夫祝其君既享眉壽矣而又內而善其
妻壽其母外而庶士大夫無不得其宜故其祝君
可謂至矣盡矣不可復加矣自此又言既享眉壽
於是復修新廟也其修新廟則有徂徠之松新甫
之柏於是斷斬之度量之其量之也有八尺之尋

十寸之尺既量其材乃用松爲桷有烏然而大作
爲君之正寢而且碩大新廟則又奕奕然而壯新
廟或以爲姜嫄之廟或以爲閔公之廟然則所謂
新廟者不必專指其人但言修其舊廟而作之也奚
斯公子魚也閔二年慶父出奔莒左傳曰以賂求
共仲於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不許哭而
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縊是奚斯乃公子魚也
觀奚斯作者監護其功也其新廟之成甚長而且
大萬民是若蓋言僖公之修泮水新廟不徇於意
其順斯民之意也文公之時大室壞伯禽之大廟
而至於屋壞足以見文公之不能盡孝道也今僖

公之修新廟至於孔曼且碩以見僖公之孝也然
觀是詩大抵其辭夸王氏曰周頌之辭約約所以
爲嚴所美盛德故也魯頌之辭侈侈所以爲誇德
不足故也此說盡之矣夫魯頌所以爲誇蓋其所
謂誇者不以其事所當誇而誇之也自古人君常
患德之不足不患名之不揚使無其德而求其名
則雖爲美辭以誇示天下天下後世其誰信之乎
如秦始皇刻石爲頌以彰德意其辭甚美有曰功
蓋五帝澤及牛馬始皇之功果可以蓋五帝乎始
皇之德果可以及牛馬乎不過誇爲此辭以榮耀
後世而後世誰以始皇之功爲蓋五帝而誰以始

皇之澤爲及牛馬也則是自欺其心也天下後世
其可欺乎

黃曰先儒於此詩皆不能無疑而予獨於此詩見
魯人之所以愛僖公而尊之者何其切且至也歐
陽公疑之故闕之陳少南疑之故去之李迂仲疑
之故辨之此數公不可謂不深於詩而不能無疑
者不以詩論詩而以春秋論詩是以其心不能以
自安也夫詩者所以曲盡人情而已故春秋多責
備之辭而詩人有祈望之意事之未然者皆人情
愛之而願其如是也不明乎人之情而與之言詩
必有泥而不通者矣且以春秋考之僖公在位三

年其伐邾者四敗莒滅項者一此魯之自用
兵也其四年伐楚侵陳六年伐鄭是時齊桓公方
稱伯主兵率諸侯之師而魯亦與焉春秋所記凡
魯之自主兵者皆莒邾項之小國至其所伐大國
皆齊晉主兵則膺戎狄懲荆舒奄龜蒙荒大東荒
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在
僖公果有是乎無是事而詩人言之則爲誣不合
於春秋而孔子取之又何其去取之自戾也吁以
春秋而論詩豈吾夫子之意哉夫子之意蓋曰僖
公之得民心如此魯人之愛僖公如此則雖未有
是事而詩人言之亦人情之所願欲也公人情之

所願欲則夫子安得而不取凡人情之所在愛之
之深者惟恐其尊之未至而尊之至者惟恐其言
之不大愚觀此詩而嘆魯人之所以愛僖公而尊
之者何如此其不能自巳也其一章則推原乎乃
祖始生之祥發明乎後葉成功之本謂后稷出於
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自武王文王大王推
而上之至於后稷又自后稷推而上之至於姜嫄
以見周之所以興者其積累如此之遠也夫頌魯
而言周者何也魯周同姓之國而僖公乃周公之
孫也故其次章言周公有大功於王室而成王封
伯禽於魯錫之以山川土田附庸以崇德報功親

親尊賢也惟周公之德不可忘而其子孫蕃衍盛
大又有如僖公之賢侯者嗣之故其次章又言僖
公儉而處已而致孝乎鬼神其奉祭祀無所不盡
其得人心無所不至故詩人願之曰俾爾熾而昌
壽而富俾爾昌而大耆而艾皆愛之不能已故言
之不能盡既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又曰萬有千
歲眉壽無有害又曰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言有
盡而意無窮一倡而三嘆之以見魯人之所以愛
僖公而尊之者如此其切且至也雖然詩人之意
猶以爲未足故又祈之以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字
而盛言其威德之所加土地之所闢此皆願之辭

而欲其如是也孔子曰道千乘之國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僖公之治魯其幾是乎大學曰道盛德至善民弗能忘也魯人之尊僖公其謂是乎

黃曰商頌與夫小雅國風中數篇皆先儒講說詳且明矣茲不重復學者當以意逆之

那詒訓傳第三十

毛詩商頌

那祀成湯也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甫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以那為首

猗音伊與那與置我鞀鼓奏鼓簡簡衍我烈祖湯孫奏假音格綏我思成鞀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於赫湯孫穆穆厥聲庸鼓有鞀音亦萬舞有奕我

有嘉客亦不夷憚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温恭朝夕執事有恪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李曰那祀成湯也微子為商之後故商之禮樂皆存於宋至於七世傳之戴公其間禮樂廢壞亦非戴公之罪自戴公而上微子而下其所由來者漸矣有正考甫者得商頌之十二篇於周之大師宋之禮樂雖為廢壞然正考甫得商頌於周之大師是商之禮樂雖失之於宋而得之於周也孔氏曰周用六代之樂樂章固當有之故得有商頌也此說是也然商頌十二篇得之於周大師而今之商頌乃五篇者則是刪詩時又已亡其七篇矣孔子

嘗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商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以商頌觀之非獨禮不足徵樂亦不足徵矣以本國之詩乃存之於魯豈非樂不足徵乎宋之國有用天子之禮樂者宋天子之後故得用天子之禮樂宋用之可也魯用之則非也襄公十年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荀瑩辭荀偃士臼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舞師題以旌夏則是以宋與魯皆當用天子之禮樂竊嘗以其說爲不然夫魯僭用天子之禮樂乃當時習熟所聞不知魯之不當用與宋

不同也況宋之所謂商頌者自湯以來祭祀商之君而作非頌宋之君也以魯頌頌僖公之德猶爲不可豈可與宋並乎然宋與魯皆有頌而無變風鄭氏云宋王者之後也魯聖人之後也是以天子巡守不陳其詩蓋所以禮之也夫宋爲王者之後有頌也魯聖人之後是不過爲諸侯之國而已豈可與宋並哉宋魯之無變風是適然耳善乎蘇黃門之說曰周之盛時千八百國雖後世陵遲力強相吞而春秋所見猶百有七十餘國變風之作先於春秋數世矣而詩之載於大師者獨十三國其不見於詩者豈復皆有說哉意者列國不皆有詩

其有詩者雖檜曹之小邶鄘衛之亡而有不能已
其無詩者雖燕蔡之成國宋魯之禮樂而有不能
作事有適然而無足疑者此實至當之論蘇黃門
其論風雅之前後愚嘗以其說為失之鑿若此之
類則不足疑也猗與邶與毛氏以為嘆辭蘇氏以
為美辭猗嗟之詩毛氏注云猗嘆辭也則是以為
嘆辭漢武帝紀云猗與偉與注云猗美也則是以
猗為美故蘇黃門以猗為美猗與邶與邶者多也
嘆其功之多也美其功之多也二說皆無害言成
湯功之多故奏此樂以享之也鄭氏以置為植言
植我鞀鼓蓋以夏后氏足鼓殷人置鼓周人縣鼓

成湯改夏之制植我殷家之樂歐陽以為但當言
置不當言植也鼓之小者持其柄搖之傍耳還自
擊則其鞀不在於植也鞀鼓非植而乃謂之植則
其說不攻而自破矣鄭氏之說以為鞀鼓不植貫
而搖之亦植之類此皆強為之說也其奏鼓則簡
簡然而和樂我烈祖祖乃成湯也湯孫則以此樂
而升薦之故烈祖安我思成之人禮記曰思其居
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是也毛氏以烈
祖為湯有功烈之祖則是以為契冥相土之屬觀
此序言祀成湯所謂烈祖者但成湯耳不當以為
契冥相土之屬也鄭氏雖以烈祖為成湯而以湯

孫爲太甲觀頌之言湯孫者多矣豈可專以爲太
甲哉歐陽曰太甲至紂皆是也但不知所斥者何
人也蓋當時之王主祭後世不知其誰也旣以樂
奏而烈祖來享矣其奏鞀鼓則又淵淵而和簫管
之聲則嘒嘒而細其聲皆和平不相奪倫又依我
玉磬之聲玉磬即書所謂鳴球是也樂之備奏如
此必由赫赫之湯孫能使樂聲之和也大鍾曰鏞
鏞鼓則鞀然而盛至於萬舞則又奕奕而閑有磬
之詩言設業設虞崇牙樹羽應田懸鼓鞀磬祝敵
凡樂器之名未嘗再舉邢之詩旣言置我鞀鼓又
言奏鼓簡簡又言鞀鼓淵淵又言庸鼓有鞀蓋作

詩者非一體此詩再三言樂之和故其言如此
客嘉賓也王者之後來助祭莫不和悅非獨此也
乃自昔先王亦如此在昔先民亦如此莫不温恭
其色朝夕匪解其執事薦饌則又恪然而敬虞賓
在位周之時我客戾止則是古者祭祀作樂必以
賓客助祭爲盛事也惟其如此故烈祖來顧我烝
嘗之祭其所以享我如此者則以湯孫能將其祭
祀也舜之作樂則自戛擊鳴球以下周之作樂則
自設業設虞以下其樂器可謂多矣而邢之詩樂
器但止於此非商之時樂器不備也蓋言此數者
則其他可知也故觀詩者以意逆志是爲得之也

李适仲黃實夫毛詩集解卷第四十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李适仲黃實夫毛詩集解卷第四十二

烈祖祀中宗也

嗟嗟烈祖有秩斯祐申錫無疆及爾斯所既載清酤

音賚我思成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駿假無言時靡有

爭綏我眉壽黃者無疆約軼祁支切錯如字又衡八鸞鷓

鷓鷓七羊反以假以享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來

假格音來饗降福無疆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李曰烈祖祀中宗也中宗大戊也史記云大戊立

毫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一暮大拱大戊懼問伊陟

伊陟曰帝之政其有闕歟帝其修德大戊從之而

祥桑枯死殷復興諸侯歸之故稱中宗烈祖之詩

乃祀中宗之樂歌也按商有三宗太甲為太宗太
戊為中宗武丁為高宗烈祖則祀中宗玄鳥則祀
高宗太宗則無詩非無太宗之詩蓋商之詩散亡
多矣未必其初無太宗之詩也烈祖鄭氏以為成
湯歐陽以為太戊鄭氏以烈祖為成湯者則以邢
之詩衍我烈祖為成湯故以此詩烈祖亦為成湯
以為太戊者則以此序言祀中宗故嗟嗟烈祖以
為中宗如丙以甲為祖戊以丙為祖此古今之常
也湯之後世以湯為祖中宗之後世以中宗為祖
二說皆通如以烈祖為中宗固為無害如太甲謂
之太宗亦謂之祖甲亦可以為烈祖也若如此序

言祀中宗而以詩中所言者為中宗則亦不必如
此之泥夫詩非一體也清廟之詩言祀文王詩中
專言祀文王我將之詩言祀文王而詩中亦專言
祀文王執競之詩言祀武王思文之詩言祀后稷
蓋其序既言所祀之人故其詩所言不及其他此
詩之一體也玄鳥之詩言祀高宗而其詩之所言
乃為中宗乎二家之說在學者自處之耳若從鄭
氏之說以烈祖為成湯則言湯之福可謂有常矣
天又錫以無疆之福故及爾中宗之世也若從歐
氏之說以烈祖為中宗則言中宗之福可謂有常
矣天又錫以無疆之福故及爾當時主祭之君也

清酏清酒也既載此清酒於是神靈遂降格賚我以思成賚我思成亦猶所謂綏我思成也毛氏以爲賚賜也王氏以爲賚我以福與徂賚孝孫同鄭氏以賚讀如來往之來言神之來享不如毛氏王氏之說爲不改字無害也王氏以賚爲賚我之福固得之矣然分別綏賚二字則失之泥矣如綏我思成則以爲湯孫能承烈祖之事業而廣其聲教則賚不足以道也夫所謂綏我思成賚我思成其意一也但其字異耳徐安道見王氏之說而從而增廣之必謂綏安也安之者聖人之事也其說亦鑿矣既有清酒又有和羹有和羹有大羹有鉶羹

其美其和則既戒既平既戒言調羹之慎既平言鹹酸之適其酒食如此可以盡其至誠也鄭氏以爲和羹喻諸侯有和順之德鄭氏之說蓋舉晏子之言夫晏子舉詩一句以見意鄭氏以爲說則非也上文言既載清酏下文言亦有和羹觀既亦二字則文意相接自可見若以和羹爲取喻則清酏亦爲取喻也醜假無言言執事之臣醜至於廟中無有爭訟此以見君能盡其誠臣亦能盡其誠也假至也祭祀之禮君牽牲公卿大夫序從是祭之日卿大夫皆列於廟中而盡其恭敬之心也使百官誼譁而失禮則非所以事神矣蓋宗廟之中尚

敬故也惟君臣能如此然後為盡善矣故其神靈
 享之安我以秀眉之壽使得黃髮耆老而至於無
 疆約軼錯衡此又言諸侯來助祭也所乘之車以
 朱篆約其長轂之軼以綵飾錯置於衡之上其八
 鸞之聲則鶴鶴然而鳴故諸神至而享之其所以
 如此者則以我受命為君而溥助我也王者祭祀
 四海皆來助祭然後為孝之大揚子曰孝莫大於
 寧親寧親莫大於寧神寧神莫大於四海之歡心
 清廟之詩言肅雍顯相雍之詩言有來雍雍至上
 肅肅皆以諸侯來為助祭之盛事也惟其諸侯各
 以其職來祭故自天降之以康寧使之享豐年確

穰之福也孝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
 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
 之歡心以事其先王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
 亂不作惟其得四海之歡心故其和氣所感所以
 三光全寒暑平此天所以降豐年也來假來享但
 言神靈降格而錫之以福也詩人言福祿其辭多
 重複如天保之詩言福祿辭多重復魯頌之詩言
 福祿亦多重復故此詩言申錫無疆又言賚我思
 成又言綏我眉壽黃耆無疆又言自天降康豐年
 穰穰又言來假來享降福無疆此詩人之常耳顧
 予烝嘗言神靈顧享予烝嘗之祭者則以湯孫將

其祀事也王氏曰祀中宗言清酤和羹而不及樂與那執競異矣夫那之詩但言作樂烈祖之詩但言酒食非祭成湯之時則無酒食之味也非祭中宗之時則無簫管之聲也詩人各隨其宜而言之耳蓋以大樂之奏所以發揚成湯之意故那之詩專言作樂烈祖之詩所以不言也

玄鳥祀高宗也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騶是承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來假來假

祁祁景負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禘是何

李曰

玄鳥祀高宗也高宗武丁也鄭氏云祀當

禘禘合也夫禘者已毀未毀之主皆合食於太廟玄鳥之詩其所言者摠祭商之先祖故為合祭若以為時祭則不及殷之歷代之祖矣此鄭氏之意也竊嘗以其說為不然玄鳥之詩歷言殷之先祖其實為高宗設也高宗中興之主也商之先祖能正四方故奄有天下其政中微則諸侯必有不服者高宗既興之後能肇域彼四海是以四海之諸侯莫敢不服此詩卒二句大抵言奄有天下之由而發揚高宗能紹祖宗之舊服諸侯之心也玄鳥

之詩既為祀高宗殷武之詩又為祀高宗孔氏云
或者指為時祭但其所述之事自有廣狹耳其說
是也王氏曰玄鳥祀高宗之詩而上頌其祖下稱
其孫子而已蓋上有以紹其祖下有以貽其孫子
是乃高宗之功美也王氏之說未必全是王氏之
意以為玄鳥之所稱者高宗之祖耳武丁之孫子
耳至於高宗之德玄鳥未嘗一言以及之也夫上
文言上有以紹其祖其說則是也至下文言下有
以貽其子孫其說則未必然耳豈有頌高宗之詩
而曾無一言以及高宗乎是詩言在武丁之孫子
非謂武丁之孫子也但指武丁一人也天命玄鳥

玄鳥燕也其色黑故謂之玄鳥毛氏云春分玄鳥
降湯之先祖有娥氏女簡狄配高辛氏帝率與之
祈於高禘而生契此說是也鄭氏謂鳥遺卵娥氏
女簡狄吞之而生契此鄭氏之說亂經也按月令
仲春玄鳥至至之日以大牢祀于高禘天子親往
后妃帥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韉授以弓
矢于高禘之前是所謂玄鳥者舉玄鳥至之日也
故詩人推本玄鳥至之日而生契故言天命玄鳥
也司馬遷作史記又曰契母簡狄有娥氏之女為
帝嚳次妃三人行浴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
因孕生契司馬遷多愛奇者也故為史記其言多

誣聖人如百里奚伊尹之事皆孟子之所不取
長獨載於史記蓋其擇之不詳如此鄭康成既曰
釋經則當從六經之言而乃以謂簡狄吞鳥卵而
生契則其過甚於子長者也觀生民之詩與玄鳥
之詩大抵相類生民之詩言后稷所以生者乃因
姜嫄隨帝跡而往耳鄭康成乃謂因踐巨人跡而
生今此言玄鳥降之日以祈高禰而生契鄭康成
乃謂簡狄吞卵而生契其多怪如此善乎歐陽公
之言秦漢之間學者喜爲異說謂高辛氏之妃陳
鋒女感赤龍而生堯簡狄吞鳥卵而生契姜嫄履
大人跡而生稷高辛四妃其三皆以神異而生子

堯堯有盛德稷契後世皆主天下數百年學者
爲之稱述欲神其事故務爲其說至帝摯無所稱
故獨無說此則怪誕之說不足信明矣歐公之說
可謂合於毛氏矣惟天命契故以玄鳥降之日而
生契謂之商者契封於商也故其子孫奄有天下
宅殷土芒芒者大也左氏傳曰芒芒禹迹言其大
也古者上帝命威武之成湯古帝鄭氏曰天也謂
之帝者但言昔者上帝非是天之名也言古者上
帝命我成湯正其四方之疆域故得當天之命出
其命令於諸侯惟其如此故奄有天下而統一之
成湯則既已然矣其子孫皆天所命無有危殆其

後武丁子孫又皆中興故商之業所以不墜也此詩祀高宗而指武丁者蓋以諱事神者周人之制也自周以前則未嘗諱之也武丁以威武而王天下無有不勝者蓋其威武赫赫四方諸侯無不震服殷武之詩曰奮伐荆楚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則是四方無不服也惟其威武如此故諸侯之來助祭所建之旂則有十乘奉承黍稷而助祭以見武丁之威可畏也自武丁以前商室中微諸侯必有不服者如周之中微楚貢包茅不入非獨楚也中國之諸侯亦無有助祭者春秋書天王使石尚來歸服未嘗書其助則是諸侯無有助祭者

也今武丁中興諸侯莫不助祭於京師則以武丁之威可畏也自此以下又敘武丁為政之先後也王畿千里乃斯民之所止也先正王畿然後正四海王畿者四海之本也王畿不正其如四海何惟其王畿先正然後能正四海之疆域四海之疆域既正矣莫不來至於京師其來至也則祁祁然而衆多河者所都之地也如盤庚民不涉河以遷即此河也景負維河則以諸侯輻湊而至于河也景大也負均也言諸侯大來於京師也其所以如此者則以殷受命莫不得其所宜負荷其福祿也殷武之詩言商邑翼翼四方之極今此言邦畿千里

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則高宗之為政可謂有先後之序矣惟其得先後之序則諸侯之來助祭故詩人因其助祭推本而言之耳

長發大禘也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隕既長有娥方將帝立子生商玄王桓撥本末反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才結反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子兮反昭假古雅反又音格遲遲上帝是祗朱時反帝命式于九圍受小球大球為下國綴張衛反旒何天之休不競不練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道子由反受小共音大共

為下國駿厖莫邦反何天之龍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難

奴版反不竦百祿是總子孔反武王載旆蒲貝反有虔秉鉞音曰如火

烈烈則莫我敢曷苞有三蘖五葛反莫遂莫達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吾夏桀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予卿士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

李曰長發大禘也雍之詩言禘太祖長發之詩言大禘或言禘或言大禘鄭氏云大禘郊祭天也禮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是也孔氏遂釋之曰祭之名禘者多矣而此大禘為郊祭天者又非圜丘之禘也又非宗廟夏禘也又非五年殷祭之禘也其說皆不然郊自是郊禘自是禘

趙氏之於春秋言之詳矣豈有禘祭而為郊祭邪
 鄭氏所以為說者蓋泥於祭統之說不知其由也
 雍之詩言禘太祖長發之詩言大禘皆是禘其祖
 之所自出也豈有雍之謂禘乃為祭宗廟長發之
 謂禘乃為郊天之祭邪惟王氏之說雍序以為大
 禘太祖周無四時之禘故也今日大禘則商有四
 時之禘故也四時之禘為小則禘其祖之所自出
 為大矣此說得之周之四時之祭禴祠烝嘗是無
 非四時之禘也商之四時之祭禴禘烝嘗是有四
 時之禘也四時之祭其中亦謂之禘則禘其祖之
 所自出亦謂之禘故於禘其祖之所自出者謂之

大禘所以別其非夏祭之禘也濬哲維商濬深也
 哲明也蘇氏言商之受命深遠不如毛氏鄭氏王
 氏皆以為商之德此濬哲正猶書所謂濬哲文明
 也惟其德之深故不溺於褊淺惟其德之明故不
 至於昏塞然王氏但以濬哲主契而言惟先儒之
 說以謂商家深智不獨指斥一人也此說為長商
 之先世皆有深智之德其祥之發見也久矣自堯
 之時已然矣堯之時洪水滔天汜汜而天使禹敷
 治下土自京師之外大國於是畫其疆界使中國
 廣大均平而長遠也幅廣也隕均也是時有娥氏
 之女簡狄方大故帝為之立其子而生契說文曰

高辛氏之妃契母也自濬哲維商而下摠言商之
 先祖玄王桓撥以下遂一一言之也玄王契也國
 語云玄王勤商十四世而興則玄王為契明甚契
 之時未嘗稱王迨成湯始即天子之位契未為天
 子而乃稱王者孔氏云國語云昔我先王后稷又
 曰我先王不窋商頌亦以契為玄王是其為王之
 祖故呼為王非追號為王也然謂之玄王者歐陽
 公言玄深微之稱也老子曰玄之又玄此說得之
 鄭氏以謂承黑帝而立子故謂契為玄王其說為
 不經矣桓如桓桓武王之桓同撥治也言契之威
 武善治故受小國亦達受大國亦達也蓋善治其

國故國無大小皆能達其政令所謂可使南面者
 也惟能如此故使國之民循其規矩而無有踰越
 乃徧省觀之而政教之行無有壅蔽之患矣契既
 然矣傳而至於相土而相土之為人烈烈而有威
 武而海內截然而整齊所以畏其威也以此見相
 土能紹契之業如此商之先祖其於上帝之命奉
 承而不違至於成湯乃與天心合焉齊合也以此
 見商之先祖及其子孫皆上當天之意也自此以
 下遂言成湯之德言湯能下賢甚疾而不遲故聖
 敬之德日以升進人之欲進德者但觀其用心而
 已使其敏於下賢則德之進日以急遲於下賢則

德之進日以緩惟湯降已不遲故德之所以日進也
 也以湯之降已也則敏至於明假於天則遲遲以此
 此見成湯惟求其在我而不在於求天下也惟不求
 求於天下乃其所以承天心故上帝親之命之以
 以式於九圍式法也使之為法於天下也自此遂
 言湯受福祿之由也小球謂尺二寸之鎮圭大球
 謂長三尺之珽受此二玉所以為天子也為天子
 所以紀綱其諸侯而諸侯之於王室如旌旗之綴
 旒皆服屬於我此所以負荷其天之福也非獨然
 也又且不爭競不綽急不失之太剛不失之太柔
 其布政也則優優然而和此百祿是聚也受小共

大共蘇氏謂共珽通合珽之玉也受此合珽之玉
 則以下國大厚也惟其大厚天下故何天之龍焉
 為龍為光之龍同非獨此也又陳進其勇不可震
 不可動不難恐不竦懼毅然以天下自任無有恐
 懼之心此百福所以聚總而歸之也百祿是道百
 祿是總皆言祿耳不必分別也武王言湯也玄鳥
 之詩言武王乃武丁也此詩言武王乃成湯也隨
 其詩而觀之耳成湯親載其旆固執其鉞如火之
 烈烈莫有禦遏之者漢書刑法志舉此詩句顏師
 古注云成湯興師本於仁義雖秉鉞以欽為先此
 詩所言親執其鉞不必說以欽為先也苞有三蘂

毛公云苞本也蘖餘也此說得其本者則為苞少者則為蘖本則夏桀也蘖則韋顧昆吾也前漢云三蘖之興注云木斫復生曰蘖當成湯之時桀與三蘖湯皆征之莫能遂莫能達故能九有有截鄭氏以為天豐大先三正之後非也湯之征三國其征之也則有先後之序故先伐韋也顧也而後及於昆吾夏桀焉昔在中葉此則太甲也鄭氏謂中世乃相土此則失先後之序矣此詩先言契與相土後言成湯後言太甲若以相土繼成湯為言則則先後不倫矣當指太甲為是太甲之不明湯之天下震而且危也信也天之子商故降于御士是

乃阿衡左右太甲故卒免於歆傾之患也商之興也天既為之立其子又為之降其臣自古至治之世君明臣良無非天所以錫之也非如吞鼠卵而生契孕昴宿而生蕭何蓋有是君有是臣君臣俱賢則是天之所錫矣然此詩言禘其祖之所自出而末言實維阿衡蘇氏云阿衡亦與禘祭意或然也蘇氏解雍之詩言宣哲維人以為文武之臣亦與祭此其為說未可信此章言阿衡與祭宜可信也

殷武祀高宗也

捷他達反彼殷武奮伐荆楚窾面規反入其阻莊呂反哀蒲侯反荆之

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維女荆楚居國南鄉昔有成
 湯自彼氏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天
 命多辟音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直革反隳
 牆匪解音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
 命于下國封建厥福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
 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陟彼景山松柏丸
 丸是斷音短是遷方斲陟角反是虔松楠音有挺丑連反旅楹有
 閑寢成孔安

李曰殷武祀高宗也毛氏云撻疾意也殷武殷王
 武丁也非言撻然而疾乃殷武也以其殷武奮伐
 荆楚之國又深入險阻之地聚其國之眾而俘虜

之使荆國之地莫不截然齊一此乃湯孫之功也
 [鄭氏]以湯孫為太甲非也即高宗也荆楚在商周
 之時為夷狄之國世亂則先叛世治則後服當湯
 之時必不敢抗衡中國及商室中微往往世世為
 中國患此高宗所以討之也文武之時亦未聞為
 中國患至厲王之後然後大邦為讎此宣王所以
 伐之也夫高宗所以伐之者豈自恃其威武哉蓋
 以其為中國之患不得不討之也則深入其阻豈
 得已哉此商所以中興也維女荆楚此則責荆楚
 之辭言女荆楚居中國之南鄉鄉者方也蓋荆楚
 正荆周之地也昔者成湯之時西方之氏羌莫敢

不來享於王莫敢不來朝於王其所以修貢職者以其為商之常禮也夫荆楚之國以氐羌較之氐羌尤為遠也氐羌之遠猶且修貢職況荆楚乎此則謂成湯之時自遠近無有不服為子孫者豈可不念哉亦必使遠方無所不服然後可以繼乃祖也不然則忝厥祖矣惟成湯之時如此此高宗所以奮伐荆楚所以為湯孫之緒也鄭氏以二章至五章皆責楚之辭惟王氏獨以二章為責楚之辭自二章而下皆述高宗之事王氏之說為優王氏此篇說之當矣言高宗能治夷狄故天下無有不服天命諸侯凡設都于禹之績者皆來朝于王也

禹貢甸服之外每百里為差今立都于禹所治之功以歲時來朝覲于王以見諸侯無不服也凡諸侯之所以朝于天子者勿使禍責之惟當以勸民稼穡而無有解倦則可以免禍責矣古者天子之於諸侯訓以農事視其農事或修或否以為賞罰也孟子所載天子巡狩惟以入其疆土地闢田野治則有慶入其疆土地荒蕪則有讓而養老尊賢獨居其下誠以農事為最先也成王戒諸侯亦以維莫之春亦又何求與夫庠乃錢罇奄觀銍艾之類無所不備則以農事乃諸侯之急務也諸侯苟能勤於稼穡則可免禍責矣上章言夷狄率服則

是天下無事其所先者農事耳故於此繼而言之也天命降監鄭氏於此章乃謂命湯使由七十里王天下又非也二章既言湯之時氏羌之遠莫不來享莫不來王則湯之爲天子也久矣不應至此方由七十里王天下也故此章當從王氏之說言天命諸侯各朝于天子又命天子降而監之諸侯爲下民所嚴敬者賞不僭也刑不濫也不敢怠違者則命于下國封殖之以福所以賞之以其黜陟諸侯各得其當故能以商邑翼翼爲四方之取正赫赫其聲濯濯其靈者大也非獨此也至於身又享其壽考豈獨身享其壽考安寧之福至於子孫

又蒙其利焉書之所載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非壽考且寧而何商之子孫緜緜不絕延祚六百非保我後生而何上章既言夷狄之服矣又言諸侯之朝天子天子又能賞諸侯則是天下安寧矣此章遂言修宮室蓋天下無事然後可以興大工矣升彼景山之上有松柏丸丸然易直於是斷斬之遷徙之又從而斲削之凡此工匠之事無不致其虔敬以松爲桷槿然而長衆楹又閑閑而大故能成其寢廟可以甚安也爾雅曰桷之爲榱楹之爲桷范文正公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先於憂勤

終於逸樂今此商家能討夷狄之難又能使諸侯各朝於天子然後可以成其寢焉不然欲一日之安豈可得乎閔宮之詩言淮夷來同莫不率從末章復言徂徠之松新甫之柏是斷是度是尋是尺松桷有舄路寢孔碩新廟奕奕蓋內既無事然後可以從事於此雖僖公未必能如此然其論先後之序及夫始憂勤終逸樂之意與此詩同也如宣王之興亦必先南征北伐然後考室苟天下未安而從事於宮室其能獨安乎秦始皇為宮室之麗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至於後世不得聚廬而託處焉為馳道之麗東窮燕齊南極吳楚隱以

金椎植以青松至於後世不得邪徑而托足焉夫以天下未安已獨以為安吾未見其能安也王氏所得於此篇多矣而獨以此章為取譬陟彼景山則高宗登遐於人君之道之譬也松柏丸丸則君子之才出於大道則實以圓譬之也至於是斷是遷方斲是度則莫不皆有取譬其說委曲獨此章為不足信也

李迂仲黃實夫毛詩集解卷第四十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